

傷寒論今釋

傷寒論今釋目錄

卷一

太陽上篇

起第一條迄三十二條

桂枝湯

桂枝加附子湯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桂枝二麻黃一湯

桂枝二越婢一湯

甘草乾薑湯

調胃承氣湯

桂枝加葛根湯

桂枝去芍藥湯

桂枝麻黃各半湯

白虎加人參湯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芍藥甘草湯

四逆湯

卷二

太陽中篇之上

起三十三條迄七十九條

傷寒論今釋目錄

上海國醫學院

葛根湯

葛根黃芩黃連湯

大青龍湯

桂枝加厚朴杏子湯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

桂枝甘草湯

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

芍藥甘草附子湯

五苓散

葛根加半夏湯

麻黃湯

小青龍湯

乾薑附子湯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茯苓四逆湯

茯苓甘草湯

卷三

太陽中篇之下

起八十一條  
迄百三十四條

梔子豉湯

梔子甘草豉湯

梔子生薑豉湯

梔子乾薑湯

小建中湯

柴胡加芒硝湯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桂枝加桂湯

抵當湯

梔子厚朴湯

小柴胡湯

大柴胡湯

桃核承氣湯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抵當丸

卷四

太陽下篇之上

起百三十五條  
迄百六十六條

大陷胸丸

小陷胸湯

白散

大陷胸湯

文蛤散

柴胡桂枝湯

柴胡桂枝乾薑湯

十棗湯

附子瀉心湯

甘草瀉心湯

半夏瀉心湯

大黃黃連瀉心湯

生薑瀉心湯

卷五

太陽下篇之下

起百六十七條迄百八十六條

赤石脂禹餘糧湯

桂枝人參湯

白虎加人參湯

覆出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桂枝附子湯

甘草附子湯

旋復代赭湯

瓜蒂散

黃芩湯

黃連湯

去桂加白朮湯

白虎湯

炙甘草湯

卷六

陽明篇

起二百八十七條  
迄二百六十七條

大承氣湯

猪苓湯

茵陳蒿湯

麻子仁丸

麻黃連軹赤小豆湯

少陽篇

起二百六十八條  
迄二百七十六條

卷七

太陰篇

起二百七十七條  
迄二百八十四條

桂枝加芍藥湯

小承氣湯

蜜煎

吳茱萸湯

梔子蘘皮湯

桂枝加大黃湯

少陰篇

起二百八十五條  
迄三百二十九條

麻黃附子細辛湯

黃連阿膠湯

桃花湯

甘草湯

苦酒湯

白通湯

真武湯

四逆散

卷八

厥陰篇

起三百三十條  
迄三百八十六條

烏梅丸

麻黃附子甘草湯

附子湯

豬膚湯

桔梗湯

半夏散及湯

白通加豬膽汁湯

通脈四逆湯

當歸四逆湯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麻黃升麻湯

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

白頭翁湯

霍亂篇

起三百八十七條  
迄三百九十六條

四逆加人參湯

理中丸

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

陰陽易差後勞復篇

起三百九十七條  
迄四百三十七條

燒禪散

枳實梔子湯

牡蠣澤瀉散

竹葉石膏湯

傷寒論今釋目錄

傷寒論今釋

目錄

四

上海醫學院



傷寒論今釋卷四

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

問曰。病有結胸。有藏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沈。名曰結胸也。何謂藏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沈緊。名曰藏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

何謂藏結以下。趙刻本爲別一條。今從成本合之。此條意欲辨結胸藏結之異。然非仲景文字。何以知之。凡傷寒金匱中。設爲問答。及稱師曰者。非辭旨淺薄。卽謬於病理。與全書不類。此條亦設爲問答。一也。王叔和最迷信脈法。故名其書曰脈經。仲景則詳於證而略於脈。此條言脈獨詳。二也。結胸之病。苦楚殊甚。而輕輕以按之痛三字了之。試問胸部按之痛者。果皆爲結胸矣乎。三也。若夫藏結。乃是死證。百七十五條有明文。與結胸無相似處。今與結胸相提並論。辨其異同。且曰如

川沙

陸彭年淵雷

撰述

結胸狀。四也。假令藏結果如結胸狀。亦當苦楚不能食。而曰飲食如故。五也。以是五者。知非仲景之言矣。

元堅云。結胸者何。飲邪相結。以盤踞胸堂。遂及心下是也。蓋陽明之類變。而其證

更有等差。案謂大陷胸湯丸及小陷胸等輕重不準也藏結者何。陰寒上結。如結胸狀是也。此亦太陰之類

變。乃與寒實結胸百四十九條相似而有異。蓋深痼沈著。宗氣亦衰。故不任攻下。要錯

惡最極者也。此證僅二條。難精其義。然既名藏結。則其病深重可知。且以理推之。

寒實結胸有痰涎相得。藏結則似無痰涎。唯是寒結。勢逼君主者乎。吳氏削飲食

如故時。時下利八字。蓋飲食如故一句難解。待攷。淵雷案。小丹波釋結胸。是矣。其

說藏結。不據百七十五條。而據本條及次條。後人沾入之文。多作模稜之語。蓋篤

守注不破經之例。不敢質言傷寒論中真偽雜糅。遂不恤囁嚅其詞。亦賢者之一

蔽也。

藏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一云寒而不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元堅云。上白胎滑者。舌上胎滑者。就二者字視之。則似藏結有胎。不白滑而黃澀者。又似有有陽證。往來寒熱。其人躁者。寒凝豈有此等證狀。然則二者字當虛講。淵雷案。此條亦非仲景文字。古人以府爲陽。藏爲陰。旣名藏結。當然陰證。其曰無陽證。不往來寒熱。猶無語病也。然陰證本靜。而曰反靜。又著一者字。乃似無陽證云云。不過藏結之一種。而別有有陽證之藏結者。此何說也。小丹波爲之斡旋。乃云者字當虛講。不知如何虛法。

山田氏云。右三條。

問曰一條本爲二條故也

王叔和敷衍之文。劉棟以爲後人之言。是也。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汗一作因作痞也。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痞下。成本玉函並無也字。原注一作汗出者。千金翼作汗之。

錢氏云。發於陽者。邪在陽經之謂也。發於陰者。邪在陰經之謂也。反下之者。不當下而下也。兩反下其義迥別。一則以表邪未解。而曰反下。一則以始終不可下。而

曰反下也。因者。因誤下之虛也。

山田氏云。陽言結胸。陰言痞。互文言之。其實陰陽皆有痞有結胸也。言熱入而不  
言寒入者。以結胸得諸外來之邪。痞得諸心氣之結也。言所以成結胸。而不言所  
以成痞者。以結胸多得諸下。而痞則不必然也。其所謂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  
作痞者。如太陰篇首條是也。痞。否也。氣結而否塞之名。周易否卦云。天地不交而  
萬物不通。又云。天地不交。否。痞名蓋取諸此矣。釋名云。痞。否也。氣否結也。病源云。  
痞者。心下滿也。字彙云。痞。氣隔不通也。皆是也。故無脹無痛。但心下妨悶而不知  
饑。亦不欲食也。非若結胸之有物而且鞭且痛也。按痞與結胸。同是心下之病。惟  
由其氣結與水結。以別之名已。成無己方有執諸人。皆以胸中心下爲之分別。非  
也。再按。凡傷寒不可下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者。是理之常。固不足怪也。其邪  
自解於外。而內更生痞病者。何也。蓋以表邪有盛不盛。下劑有峻不峻。今邪自解  
於外。而內更生痞病者。以邪氣本微。而攻之太峻也。

元堅云。此所謂陰陽。殊為難解。張氏既疑之。秦氏傷寒大白以為表熱之輕重。亦

未嘗。軒邨案日人軒邨寧熙字世耕嘗謂此蓋虛實已。當時不詳其說。今推之意。蓋言就太陽中

分其人虛實。其人實。有飲邪激甚。故作結胸。其人虛。有飲邪激微。故作痞。所釋如是。亦頗覺穩貼。

淵雷案。結胸之病。其人膈上本有水飲。因誤下太陽。熱陷於裏。與水相結。遂成惡

候者也。痞即胃炎。本無水飲。其成也。有由於誤下太陽者。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

反入裏。則作痞。九百五十條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

鳴。心下痞鞭。六百六十條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二百七十條皆是也。有由於誤

下少陽者。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云云。若但滿而

不痛者。此為痞。七百五十條是也。亦有不因誤下。自然而成者。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

不和。心下痞鞭。五百六十條是也。然未有由於誤下陰證者。陰證誤下。當為亡陽虛脫。

豈但痞而已乎。此條云。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明明錯誤。山田氏知痞之多

由於誤下太陽。是矣。乃云誤下陰證。亦有結胸與痞。仍誤。小丹波知所謂陰陽之難解。而推軒邨之意。謂陰是其人虛。豈知虛證傷寒。卽是少陰。又何必易陰陽爲虛實耶。要之。此條於文字上整然爲兩扇。於病理上殊不覈實。大類和叔文字。小丹波諸君。於論中可疑之處。慣作模稜之解。固無足怪。山田發奸辨僞。最爲有識。獨於此條不致疑。何也。

### 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瘕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

瘕。玉函脈經俱作瘕。是也。柔瘕卽桂枝加葛根湯之證。詳金匱今釋。元堅云。大陷胸丸證。是飲邪併結。稍輕於大陷胸湯證。然勢連甚於上者也。項強殊甚。其狀似瘕。但非如剛瘕之背反張。故云如柔瘕狀。柯氏云。頭不痛而項猶強。不惡寒而頭汗出。故如柔瘕狀。山田氏云。凡結胸有熱者。宜用大陷胸湯下之。其無熱者。宜用大陷胸丸下之。論云。過經讖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而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中篇調胃承氣湯條可見丸方本爲無熱者而設矣。淵雷案。有熱之結胸。多由誤下太陽。

而成。是傷寒之變證。無熱之結胸。則非誤治所致。乃是慢性雜病。本論俱稱結胸而類列者。以其方證略同故也。於此可知傷寒論中正多雜病方。又可知國醫之分科。不從病而從方證也。

和久田氏云。胸骨高起。心下亦按之鞭。而不痛。常項背強。俗稱鳩胸。亦所謂龜胸也。此證多得之胎毒。非一時之劇證。案謂非急性病也故無伏熱。或手不可近之痛。論曰。結

胸者。項亦強。如柔痙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凡攻胎受之病。或血塊等陳痼之證。湯藥反不能攻其結毒。故以丸藥治之。是故所謂龜胸龜背。及痙癩等胎毒。其毒漸增。致成傴僂。則終身癱疾。皆大陷胸丸所治也。然此方攻擊之劑。不可日日用之。是當審其外證。每日用小陷胸湯。旋復花代赭石湯。半夏厚朴湯。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之類。湯本氏云小陷胸大柴胡湯之證最多加以灸灼。隔五日七日。以大陷胸丸攻之。

### 大陷胸丸方

大黃 半斤

葶藶子 半升

芒消 半升

杏仁 半升去皮尖熬黑

右四味。搗篩二味。內杏仁芒消。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彈丸一枚。別搗甘遂末一錢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溫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爲效。禁如藥法。

金鑑云。大陷胸丸。治水腫腸澀初起。形氣俱實者。

方極云。大陷胸丸。治結胸。若項背強者。

類聚方廣義云。東洞先生晚年。以大陷胸湯爲丸用之。猶如理中抵當二丸之例。

瀉下之力頗峻。然至如毒聚胸背。喘鳴欬嗽。項背共痛者。此方爲勝。謂大陷胸丸也。

又云。治痰飲疝癥。心胸痞塞結痛。痛連項背臂膊者。或隨其宜用湯藥。兼用此方亦良。

淵雷案。葶藶杏仁甘遂。皆爲逐水藥。而甘遂最峻。其力遍於全身。葶藶較緩。其力限於胸部。浮腫清涕。欬逆喘鳴者。用葶藶之證也。杏仁之效用。略如葶藶。而性則尤緩。結胸爲水結之大病。故合三味以逐水。佐之以消黃者。引水毒使排泄於大



腸佐之以白蜜者。所以助藥毒也。前賢於白蜜甘草。每謂藥力太峻。以此緩之。雖然。果嫌藥力太峻。何不小其劑。減其味。而乃以他藥緩之耶。且如甘草粉蜜湯。草蜜之外。僅有一味粉。亦將謂粉之力太峻。而以草蜜緩之耶。斯不然矣。又案。本證水毒之所結。未能確知在何處。然多半不在肺中。惟肺病之由於水毒者。亦用葶藶杏仁。說者遂以葶藶杏仁爲肺經藥。市醫遇上氣喘促之病。不問是否水毒。輒用葶藶。爲害甚多。不可不戒。

### 結胸證。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

結胸是水熱相結在裏。故當用陷胸湯丸下之。脈浮大。則表熱猶盛。恐其乘虛入裏。相結更甚。故不可下。山田氏以爲可與小陷胸湯。愚謂解表藥兼用小陷胸可也。

### 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

山田氏云。悉具者。表證皆去。而脈不浮大。心下鞭滿而痛。其脈沈緊者。是也。結胸

原非輕證。加以煩躁。不死何俟。喻氏云。亦字承上。見結胸全具。更加煩躁。卽不下亦主死也。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爲風。數則爲熱。動則爲痛。數則爲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一云頭痛卽眩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懣。陽氣內陷。心下因鞭。則爲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

膈內拒痛。玉函脈經千金翼並作頭痛卽眩。

山田氏云。浮則爲風云云三十三字。王叔和注文。誤入者也。按盜汗二字。恐六朝以降之名。非漢時語。內經中亦未有之。六元正紀大論則謂之寢汗。膈內拒痛云云二十字。甘草瀉心湯及梔子豉湯條文。錯亂入于此者也。今併刪之。陽氣者。謂在表之邪氣。陽表也。氣邪也。本篇文蛤散條云。病在陽。應以汗解之。上篇各半湯

條云。陰陽俱虛。皆以表稱陽者也。非所謂亡陽之陽也。中篇小青龍湯條云。心下有水氣。本篇甘草瀉心湯條云。客氣上逆。皆於邪稱氣者也。非所謂胃氣之氣也。言太陽病脈浮而動數者。宜發其汗。而醫反下之。浮數變爲沈遲者。此爲表邪乘虛而內陷。必使人心下鞭滿而痛。名爲結胸。所以名之結胸者。以水氣爲邪所圍結。而在於胸脅間也。宜以大陷胸湯陷下以平之。若下後不結胸。但頭汗出。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者。此爲熱不得發越。壅闕在裏。身必發黃也。乃茵蔯蒿湯證。其詳見陽明篇。

淵雷案。數則爲虛。不合脈法。金鑑已疑之矣。動則爲痛。亦無理。雖應下文之頭痛。然動脈不主痛也。上條云。煩躁者亦死。今云短氣躁煩。似以煩躁爲結胸。應有之證。其誤顯然。山田氏併刪之。是也。水熱相結在裏。則非發汗所能解。所結不在胃中。則吐法亦不適用。當用行水之藥下之。使熱與水皆從陰道出。故主大陷胸湯。祝君味菊嘗謂結胸是胸導管中淋巴液壅結所致。以部位及藥效推之。似是。然

結胸有胸骨高起者。胸導管之病。不當如此劇烈。西醫書亦無此種病。當再考之。若誤下熱入而不作結胸。則因其人素無水飲之故。雖不結胸。而表熱既陷。亦成陽明。陽明病遍身汗出者。不致發黃。但頭汗出而小便不利者。身必發黃。釋在陽明篇茵陳蒿湯條。

又案。結胸既因誤下而得。復以大陷胸湯峻下。舒馳遠既疑之。鐵樵先生亦謂大陷胸不可用。太炎先生云。結胸有惡涎。此有形之物。非徒無形之熱也。非更以下救下。將何術哉。然江南浙西。妄下者少。故結胸證不多見。而大陷胸湯之當否。亦無由目驗也。吾昔在浙中。見某署携有更夫。其人直隸人也。偶患中風。遽飲皮硝半盃。即大下成結胸。有揚州醫。以大陷胸下之。病即良已。此絕無可疑者。

### 大陷胸湯方

大黃六兩  
去皮

芒消一升

甘遂一錢  
匕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二升。去滓。內芒消。煮一兩沸。內甘遂末。

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千金千金翼。大黃下俱無去皮字。一錢匕上俱有末字。

柯氏方論云。以上二方。比大承氣更峻。治水腫痢疾之初起者甚捷。然必視其人  
之壯實者施之。如平素虛弱。或病後不任攻伐者。當念虛虛之禍。

方極云。大陷胸湯。治結胸。若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者。

方機云。治結胸。心下痛。按之石鞭者。短氣煩躁。心下鞭者。舌上燥而渴。發潮熱。不  
大便。自心下至小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讖語煩躁。心下痛。手不可近者。

類聚方廣義云。肩背強急。不能言語。忽然而死者。俗稱早打肩。當是東邪俗語急以鉞鍼

放血。與此方取峻瀉。可以回九死於一生。

又云。脚氣衝心。心下石鞭。胸中大煩。肩背強急。短氣不得息者。產後血暈。及小兒  
急驚風。胸滿。心下石鞭。咽喉痰潮。直視瘳攣。胸動如奔馬者。真心痛心下鞭滿。苦  
悶欲死者。以上諸證。非治法神速。方劑駿快。則不能救。宜此方。是摧堅應變之兵。

也。用者貴能得其肯綮。執其樞機耳。

方函口訣云。此方爲熱實結胸之主藥。其他胸痛劇者有特效。一士人。胸背徹痛。晝夜苦楚不可忍。百治無效。自分欲死。服大陷胸湯三貼而霍然。又脚氣衝心。昏悶欲絕者。服此方而蘇。凡醫者臨死地。又不可無此手段也。又因留飲而肩背凝者。有速效。小兒龜背。可用此方。其輕者宜大陷胸丸。又小兒欲作龜胸。早用此方。則能收效。

成氏云。大黃謂之將軍。以苦蕩滌。芒消一名消石。以其鹹能輭鞭。夫間有遂。以通水也。甘遂若夫間之遂。其氣可以直達透結。陷胸三物爲九。淵雷案。玉函又載大陷胸湯一方。無大黃芒消。而有桂枝大棗栝樓實人參。千金翼第九卷癖積門陷胸湯。無芒消。而有栝樓甘草黃連。案本草謂甘遂反甘草而古方同用者頗多千金則無甘遂。皆與本論異。故成氏謂三物爲九也。

橘窗書影云。笠間侯臣澤內右內。嘗患腹痛。一日大發。腹堅滿。自心下至少腹刺

痛不可近。舌上黃胎。大小便不利。醫以爲寒疝。施藥反生嘔逆。晝夜苦悶不堪。余診爲結胸。與大陷胸湯。爲有嘔氣。不能下利。因以唧筒灌蜜水於穀道。爾後大便快利數十行。嘔止。腹滿痛頓減。後與建中湯而全愈。

又云。通四丁目松屋源兵衛男。年十一。腹滿而痛。嘔吐甚。不能納藥。醫以爲疝。療之增劇。胸腹脹痛。煩躁不忍見。余作大陷胸湯。令淡煎冷飲。須臾。吐利如傾。腹中煩躁頓減。後與建中湯。時時兼用大陷胸丸而平復。湯本氏云。此病。胸腹脹痛。煩躁爲主證。嘔吐爲客證。故以主證爲目的。而處本方。客證亦自治。若誤以嘔吐爲主證。而用小半夏湯等鎮吐劑。不特其嘔吐不可治。死期可立而待也。故證有主客。不可不知。

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沈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鞭者。大陷胸湯主之。

脈沈而緊。玉函作其脈浮緊。

此條及下條。皆論不因誤下而自成結胸者。傷寒六七日。乃由表入裏之時。其傳

或爲少陽。或爲陽明。若其人本有水飲。則傳變不循常軌。熱與水結而爲結胸矣。病在裏。故脈沈。心下痛。故脈緊。不按自痛。按之石。其證視前條稍重。張兼善云。下早結胸事之常。熱實結胸事之變。所入之因不同。其證治則一理而已。山田氏云。熱實者。有熱而實之謂。對寒實言之。實乃胃家實之實。大便不通是也。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爲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

大柴胡有心下急。鬱鬱微煩之證。疑於結胸。故此條辨之。傷寒十餘日。爲陽明時期。此時熱已入裏。與腸胃中糟粕相結。本當用承氣下之。若少陽證未罷。則有結勢。上連胸脇而滿痛。疑於結胸者。然結胸無往來寒熱。今反往來寒熱。知是所謂少陽陽明合病。其胸脇滿痛是柴胡證。非水熱相結。故與大柴胡湯。若但心胸滿痛。而外無表熱。則知是水熱相結於胸脇。故主大陷胸湯。山田氏云。但頭微汗出者。六字。發黃條內之文誤入。當刪之。注家成無己諸人。皆謂此是爲一種水結胸



矣。果爾。其治亦應用別方。豈均以一大陷胸療之乎。淵雷案。水結在胸脅。正釋結胸之病源。而成氏諸家。謂別有一種水結胸。不與熱結。活人書遂用小半夏加茯苓湯。惟喻氏錢氏辨其非。

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

一云日晡所發心胸大煩

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

此條兼有胃實。爲結胸證中最劇者。喻氏云。不大便。燥渴。日晡潮熱。少腹鞭滿。證與陽明頗同。但小有潮熱。則不似陽明大熱。從心下至少腹手不可近。則陽明又不似此大痛。因是辨其爲太陽結胸兼陽明內實也。緣誤汗復誤下。重傷津液。不大便而燥渴潮熱。雖太陽陽明亦屬下證。但痰飲內結。必用陷胸湯由胸脅以及胃腸。蕩滌始無餘。若但下腸胃結熱。反遺胸上痰飲。則非法矣。錢氏云。日晡未申之時也。所者。卽書云多歷年所之所也。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

病。玉函千金翼並作者。是也。浮滑下。玉函千金翼俱無者字。

王氏云。上文云鞭滿而痛不可近者。是不待按而亦痛也。此云按之則痛。是手按之然後作痛耳。上文云至少腹。是通一腹而言之。此云正在心下。則少腹不鞭痛可知矣。熱微於前。故云小結胸也。

喻氏云。其人外邪陷入原微。但痰飲素盛。挾熱邪而內結。所以脈見浮滑也。

山田氏云。結胸雖有輕重之異。俱不可不下。但其脈浮滑。故與小陷胸以和解之

也。蓋結胸者。不啻心下。併及兩脅下。所謂水結在胸脅。百四十及婦人中風。胸脅

下滿。如結胸狀。百五十可見矣。此則不然。正唯在心下。且不按則不痛。實結胸之

小者已。故名曰小結胸也。小結胸與痞。其證極相似矣。按之則痛。不欲近手者。小

結胸也。按之則痛。雖痛。其人反覺小安。欲得按者。痞也。何者。結胸雖小。其因屬水

也。痞雖大。其本屬氣故也。王肯堂以前條兼胃實之證爲大結胸。以唯在心下爲

小結胸。非矣。淵雷案。小結胸與痞。俱是胃炎。故其證極相似。但小結胸多粘液耳。

湯本氏云。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者。謂以指頭輕打胸骨劍狀突起部之直下部。其人即訴疼痛。此輕打與疼痛間不容髮。非其他壓痛之比。故著則字。

### 小陷胸湯方

黃連一兩

半夏半升

栝樓實一枚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栝樓。取三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黃連。玉函作二兩。三服下。總病論活人書及王氏準繩。俱有微解下黃涎即愈七字。

內臺方議云。小陷胸湯。又治心下結痛。氣喘而悶者。

丹溪心法云。治食積案即急性胃炎痰壅滯而喘急。為末和丸服之。

張氏醫通云。凡欬嗽面赤。胸腹脅常熱。惟手足有涼時。其脈洪者。熱痰在膈上也。

小陷胸湯。

方極云。小陷胸湯。治小結胸者。方機云。治結胸有痰飲之變者。兼用南呂姑洗或紫圓。龜背。腹中無積聚者。病聚於胸中而嘔或吃者。胸膈膨脹而發癩者。俱兼用紫圓。

方函口訣云。此方主飲邪結於心下而痛者。栝樓實主痛。金匱胸痺諸方。可以徵焉。故名醫類案。孫主簿述以此方治胸痺。張氏醫通治熱痰在膈上者。其他治胸滿氣塞。或嘈雜。或腹鳴下痢。或食物不進。或胸痛。羽間宗元以此方加芒消甘遂。葶藶山梔子大黃。名中陷胸湯。治驚風。方意卻近大陷胸湯。

淵雷案。此方實治胃炎之多粘液者。黃連所以消炎。半夏所以和胃止嘔。栝樓實所以滌除粘液。粘液爲水飲之一。古書稱痰飲水飲。東醫稱水毒。時醫稱痰。其實一而已矣。胃多粘液。往往引起腦證狀。爲癩。爲驚風。時醫所謂痰迷心竅者也。別錄云。栝樓實。味苦寒無毒。主胸痺。藥徵云。栝樓實。主治胸痺也。旁治痰飲。所謂胸痺者。胸膈痞塞是也。傷寒直格云。栝樓實惟判其殼。子則不判。或但用其中子者。

非也。

醫學綱目云。工部郎中鄭忠厚。因患傷寒。胸腹滿。面黃如金色。諸翰林醫官商議。略不定。推讓曰。胸滿可下。恐脈浮虛。召孫兆至。曰。諸公雖疑。不用下藥。鄭之福也。下之必死。某有一二服藥。服之必瘥。遂下小陷胸湯。尋利。其病遂良愈。明日面色改白。京城人稱服。淵雷案。小陷胸治胃炎。胃炎連及十二指腸者。可以致黃疸。然則此案面黃如金色者。黃疸也。黃疸之愈。因血液中膽汁色素之排除。頗需時日。無倏然而退之理。今云明日面色改白。殊可疑。所以用小陷胸之證候。亦未明載。錄之。見古方取效之捷而已。

又云。孫主簿述之母。患胸中痞急。不得喘息。按之則痛。脈數且濇。此胸痺也。因與仲景三物小陷胸湯。一劑而和。二劑而愈。

赤水玄珠云。徐文學三泉先生令郎。每下午發熱。直至天明。夜熱更甚。右脅脹痛。欬嗽弔疼。坐臥俱疼。醫以瘧治。罔效。逆予診之。左弦大。右滑大搏指。予曰。內經云。

請愛護地方公物

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據脈。肝膽之火。為痰所凝。必勉強作文。過思不決。鬱而為疼。夜甚者。肝邪實也。乃以仲景小陷胸湯為主。瓜蒌一兩。黃連三錢。半夏二錢。前胡青皮各一錢。水煎飲之。夜服當歸龍薈丸。丹溪方治肝臟實熱脇痛當歸龍薈子黃連黃芩黃蘗大黃蘆薈青黛木香麝香微下之。夜半痛止熱退。兩帖全安。淵雷案。左脈弦大為少陽。為柴胡證。右脈滑大為食滯痰實。即胃炎實證。而為小陷胸湯證也。此證或宜小陷胸合小柴胡。或宜小陷胸合四逆散。或宜大柴胡。詳其舌胎腹候。必有可辨者。若謂勉強作文。過思不決。鬱而為疼。則因病人為文學之子。想當然耳。作文過思。何致發熱脅痛哉。引內經無所主當。尤牽強之極。診脈必兼左右手。脈案將悉引此二句乎。時醫脈案。喜引內經以自重。其割裂不通。更甚孫氏。吾黨之學者。慎勿落此科臼。

建殊錄云。越中小田中村勝樂寺後住。

住持僧之子也日僧亦娶妻生子

年十三。生而病癩。其現住

住持僧也

來謁曰。余後住者。不敢願言語能通。幸賴先生之術。倘得稱佛名。足矣。其劑

峻烈。非所畏懼。縱及死。亦無悔矣。先生診之。胸肋妨張。如有物支之。乃為小陷胸

湯及滾痰丸與之。月餘。又爲七寶丸飲之數日。如此者凡六次。出入二歲所。乃無不言。

成蹟錄云。一男子六十餘歲。時時飲食窒於胸膈。不得下。狀如膈噎。欬嗽有痰飲。先生與小陷胸湯。兼用南呂丸。卽愈。

又云。丹州一獵夫。乘轎來告曰。一日入山逐獸。放鳥銃中之。獸僵。乃投銃欲捕之。獸忽蘇。因與之鬪。遂克捕之。爾後雖無痛苦。然兩肘屈而不伸。普求醫治。不得寸效。先生診之。胸滿太甚。異於他所。乃與小陷胸湯。服之而愈。湯本氏云。余亦隨腹診。用本方。治吞酸嘈雜。兩腳攣急。行步難者。得速效。

生生堂治驗云。一婦人。產後嘔吐不止。飲食無味。形貌日削。精神困倦。醫者皆以爲產勞。師診之。正在心下。酸痛不可按。曰。水飲也。與小陷胸湯。佐以赫赫圓。乃愈。麻疹一哈云。一步兵。年四十餘。發熱三四日。發疹未半。心下結痛。一日夜。頭出冷汗。兩足微厥。喉中痰鳴。胸滿短氣。大便不通。與小陷胸湯及滾痰丸。下利二三行。

其翌發熱甚大。炎炎如燃。大汗若洗。疹子皆發出而安。

又云。八木傳之九。年可二十。發熱無汗。疹欲出不出。心下結痛。肩背強直。因與小陷胸湯。前證漸安。明日以紫圓下之。下利數行。讖語發熱。汗出如流。疹子從汗而出。疹收後。全復故。

方伎雜志云。小西久兵衛之息。年十四五。乞診。父母曰。伏枕已三年矣。藥餌祈請無不至。而病加重。羸敗瘦削。至於如此。余診之。薄暮發寒熱。胸骨呈露。肌膚索澤。身面黧黑。眼胞微腫。腹滿。而臍旁之皮。痛不可觸。且每夜腹痛而微利。其狀。腹脹而四肢柴瘦。恰如乾蝦蟆。臥床不能起。飲食不進。舌上黃胎。小溲黃赤。脈沈而微數。仰臥則臍邊攣痛。余告其父母曰。是所謂疴勞重證。非余所能治也。父母愀然曰。固不敢望其生。然僅此一子。舐犢之情。不能自己。猶冀其倖萬死於一生。故舉兒命以託於先生。請垂玉愛恤。懇請不已。余不能辭。乃用小陷胸湯四逆散合方。麤蟲丸每日五分。每日通利二三行。雜以穢物。飲啖稍進。父母大喜。自冬徂春。仍



貫前劑。其間數日。用鷓鴣菜湯。下虻數條。自此腹痛截然而止。腹滿攣急亦大和。能自身上廁。用前方半歲餘。舉動略如意。其父携浴於渾堂。益覺暢快。服藥不怠。初秋始止藥。此兒之得治。真意外也。湯本氏云。此證。恐是結核性腹膜炎之重證也。余亦嘗治此等篤疾。於其初期中期。用小陷胸湯四逆散合方。兼用大黃廬蟲丸。或起癥丸。主陳久瘀血乾漆桃仁反鼻霜大黃一方無大黃有地黃其兼肺及淋巴腺之結核者。用小柴胡湯石

膏加小陷胸湯四逆散膿或排散合方。兼用前丸及黃解丸。或第二黃解丸屢得全效。

橘窗書影云。菅沼織部正。往年任坂府大番頭時。際鹽賊之變。意外勞心。卒役後。內用。又勤勞機務。得胸痺痰飲之證。客冬外感後。邪氣不解。胸痛更甚。加之項背如負版。不便屈伸。倚息不能臥。飲食減少。脈沈微。衆醫以為虛候。治之不愈。余診之曰。雖老憊。邪氣未解。脈帶數。先解其邪。而後治其本病不遲也。因與柴陷湯柴小而全愈。胡小陷胸也加竹筴。兼用大陷胸丸。服之。邪氣漸解。本病亦隨以緩和。連服二方數日

又云。壬申侯鳥井氏之母。誠心院。外感後熱氣不解。胸痛短氣。欬嗽甚。脈數。舌上白胎。食不進。侍醫療之數日。病益重。因走使招余。余診之曰。是飲邪併結之證。然以其人虛弱。不致為熱結胸也。與柴陷湯加竹筴。服之四五日。胸痛大減。欬嗽亦隨安。後以腹拘急。痰飲不除。用四逆散茯苓杏仁甘草湯合方。服之而愈。

太陽病二三日不能臥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者四日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

玉函脈經千金翼。但欲起下有者字。此本有寒分也。作此本寒也。四日作四五日。外臺寒分作久寒。神巧萬全方。寒分作寒故。義並較長。山田氏云。此條王叔和敷演之文。劉棟以為仲景氏之言。可謂暗乎文辭矣。

淵雷案。此條辭理俱不順適。恰甚可疑。今隲括錢氏汪氏之意釋之。蓋言太陽病二三日。乃表邪未解之時。不能臥但欲起。殆即俗所謂豎頭傷寒。所以如此者。心下結故也。心下結。是水飲所致。小丹波以為桂枝加茯苓朮湯之類證。是也。脈微

弱者。因水飲內結。雖有表證。不能浮大也。苓桂朮甘證云。脈沈緊。金匱云。脈偏弦者。飲也。可徵水飲之病。必見陰脈矣。外有表熱。內有水飲之病。而反下之。若下利自止者。表熱內陷。與水相結。必作結胸。若下後得利而利遂不止。則內陷之熱。直下而不留於胸脅。故不作結胸。醫見利不止。以爲下之未盡。於四五日復下之。則一誤再誤。遂作協熱利矣。桂枝人參湯條云。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鞭。表裏不解。是卽協熱利之證候。協。玉函脈經千金翼俱作挾。程氏云。裏寒挾表熱而下利。是曰協熱。

太陽病下之。其脈促。縱一作不結胸者。此爲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拘急。脈細數者。頭痛未止。脈沈緊者。必欲嘔。脈沈滑者。協熱利。脈浮滑者。必下血。

山田氏云。此條亦叔和所攙。凡由脈以推證。非仲景氏之法也。淵雷案。此條理論不可通。事實無所驗。徒亂人意耳。惟下後脈促。則誠有之。語在太陽上篇。

金鑑云。脈促當是脈浮。始與不結胸爲欲解之文義相屬。脈浮當是脈促。始與論中結胸胸滿同義。脈緊當是脈細數。脈細數當是脈緊。始合論中二經本脈。脈浮滑當是脈數滑。浮滑是論中白虎湯證之脈。數滑是論中下膿血之脈。細玩諸篇自知。丹波氏云。金鑑所改。未知舊文果如是否。然此條以脈斷證。文勢略與辨平二脈相似。疑非仲景原文。柯氏刪之。可謂有所見矣。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澀之。若灌之。其熱被劫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得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

澀。全書脈經千金翼並作噤。俗字也。肉上。玉函脈經外臺並作皮上。彌更。玉函作須臾。此條趙刻及成氏本。並與次條白散小陷胸合爲一條。今從張氏周氏柯氏金鑑山田氏丹波氏。分爲二條。

穆瀨云。說文。澀。含水噴也。灌。漑也。劫。卽迫脅之意。以威力恐人。謂之迫脅。

淵雷案。病在太陽者。脈浮而熱聚於表。有出汗之傾向。宜因其勢而發汗。使熱從

汗解。是爲順自然療能而施治。若見其表熱甚高。而以冷水澀之。或灌之。則肌表之知覺神經感寒冷。遂使肌膚收縮。汗腺閉塞。表熱不得放散。體溫愈益集中於肌表。以禦澀灌之寒冷。故彌更益煩也。肉上粟起者。肌膚汗腺收縮而虬結也。意欲得水者。煩熱不得散越故也。反不渴者。熱仍在肌表。不在胃中故也。冷水澀灌之法。古人以治熱鬱不得外越之證。乃利用體工之反射力。使體溫達表而汗解也。千金外臺之治石發。華元化之治寒熱注。皆用此法。若太陽病。則其熱本在肌表。非鬱不外越之比。此法乃不適用。今西醫遇高熱之證。動輒用冰。其失正同。文蛤散當作文蛤湯。說在下文。若不差。謂意欲得水。反不渴之證不差也。此與渴欲飲水。水入則吐同理。故與五苓散。

### 文蛤散方

文蛤五兩

右一味爲散。以沸湯和一方寸匕服。湯用五合。

柯氏云。文蛤一味爲散。以沸湯和方寸匕。服滿五合。此等輕劑。恐難散濕熱之重邪。彌更益煩者。金匱要略云。渴欲得水而貪飲者。文蛤湯主之。兼治微風脈緊頭痛。審證用方。則移彼方而補入於此而可也。其方麻黃湯去桂枝。加文蛤石膏薑棗。此亦大青龍之變局也。元堅云。冷水澀灌。水邪鬱表。故主以驅散之劑。此條從柯氏作文蛤湯。證方始對。且金匱渴欲得水而貪飲者。豈發散所宜。一味文蛤。自似恰當。蓋其方互錯也。案柯氏小丹波氏說是也。文蛤湯方。出金匱嘔吐噦下利篇。文蛤五兩。麻黃甘草生薑各三兩。石膏五兩。杏仁五十箇。大棗十一枚。蓋卽大青龍湯去桂枝。加文蛤也。故方後云。汗出卽愈。文蛤散方。亦見金匱消渴篇。云渴欲飲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互詳金匱今釋。

方極云。文蛤湯。治煩渴而喘欬急者。文蛤散。治渴者。

文蛤。本經云。味鹹平無毒。主惡瘡蝕。五痔。別錄云。欬逆胸痺。腰痛脇急。鼠瘻大孔出血。女人崩中漏下。此皆與本條之證不合。惟時珍云。能止煩渴。利小便。化痰輒

堅。其下卽引傷寒論文蛤散。蓋據本條之文而爲之說也。又海蛤條。本經云。味苦鹹平無毒。主欬逆上氣。喘息煩滿。胸痛寒熱。蘇恭云。主十二水滿急痛。利膀胱大小腸。甄權云。治水氣浮腫。下小便。治欬逆上氣。蕭炳云。止消渴。潤五臟。乃與文蛤散文蛤湯之證正合。蓋海蛤文蛤。治效略同。故方氏云。文蛤卽海蛤之有文理者。王氏準繩云。文蛤卽海蛤粉也。河間丹溪多用之。大能治痰。是也。金鑑襲三因方之說。謂文蛤卽五倍子者。非是。

**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

一云與三物小白散

玉函千金翼。作與三物小白散。與原注或本同。爲是。小陷胸用黃連栝樓。苦寒之品。與寒實之證不合。白散方亦三味。所服不過半錢匕。謂之三物小白散。亦允。山田氏云。陷胸湯亦可服六字衍文。宜從玉函及宋版注刪之。寒實對熱實而言。所謂無熱證是也。非有寒證也。如本篇婦人中風熱入血室條。熱除而身涼。亦唯謂無熱耳。非有寒涼也。實乃胃家實之實。大便不通是也。言結胸無熱證而不大

便者。宜與白散攻下。若有熱者。不宜丸散。宜以湯下之。按此證不同大陷胸丸證者。唯大便不通為異。其無熱證則一也。

元堅云。寒實結胸。蓋係太陰之類變。此膈間素有寒涎。邪氣內陷。相化為實。或是有膈痛心下鞭等證。其勢連及於下。而陽猶持者。故峻利之也。

淵雷案。此證與結胸稍異。其結上迫於咽喉。而不必無熱。亦不必大便不通。徵諸治驗而可知也。經文無熱證句。難解。山田氏以實為胃家實。亦未覈。要之。白散之證候。當據方下所引諸家之用法。本條經文。則不足據也。

### 白散方

桔梗 三分

巴豆 一分去皮心  
熬黑研如脂

貝母 三分

右三味為散。內巴豆更於白中杵之。以白飲和服。強人半錢匕。羸者減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進熱粥一杯。利過不止。進冷粥一杯。身熱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若以水澀之洗之。益令熱劫不得出。當



汗而不汗則煩。假令汗出已。腹中痛。與芍藥三兩。如上法。

此方。外臺第十卷肺癰門引仲景傷寒論。名桔梗白散。金匱肺癰篇載爲附方。玉函作桔梗貝母各十八銖。巴豆六銖。研下無如脂字。千金翼冷粥一杯下注云。一云冷水一杯。玉函外臺並無身熱皮粟以下四十八字。錢氏柯氏張錫駒氏山田氏注本並刪之。案身熱皮粟云云。似是前條文蛤湯下之文。然文義仍不允愜。刪之爲是。此方。東醫以治喉痺肺癰。今采其治喉痺者入本篇。治肺癰者入金匱今釋。學者參互觀之可也。

方極云。桔梗白散。治毒在胸咽。或吐下如膿汁者。

方機云。有結毒而濁唾吐膿者。毒在胸咽而不得息者。

湯本氏云。如實扶的里喉即白性呼吸困難。此方之適例也。余治一小兒。用本病血

清無效。將窒息。與本方。得速效。

淵雷案。桔梗排膿。貝母除痰解結。二者皆治胸咽上焦之藥。巴豆吐下最迅烈。合

三味以治胸咽閉塞之實證也。和語本草云。巴豆生者有毒甚猛。炒熟則性緩。巴豆須炒熟用之。是純由經驗而得之成績。頗與當時之學理為一致。湯本氏云。巴豆含有克魯頓油。Croton 瀉下作用甚峻烈。洋醫亦所知悉。惟彼等不知陰陽虛實之法則。不通藥物配合之機微。不過單用於頑固便秘。本藥不當如此狹用。宜熟讀玩味師論及本草諸說。以擴充其用途。然其性峻烈。他藥無與倫比。初學不可輕用。丹波氏云。本草徐之才云。中巴豆毒者。用冷水。張氏直解云。巴豆性大熱。進熱粥者。助其熱性以行之也。進冷粥者。制其熱勢以止之也。俱用粥者。助胃氣也。

成蹟錄云。浪華賈人巽屋之家僕。卒然咽痛。自申及酉。四肢厥冷。口不能言。如存如亡。案猶言氣息僅屬耳衆醫以為必死。舉家頗騷擾。及戌時。迎先生請治。脈微欲絕。一身盡冷。呼吸不絕如線。急取桔梗白散二錢。調白湯灌之。下利五六行。咽痛始減。厥復氣爽。乃與五物桂枝桔梗加大黃湯。桂枝地黃黃芩 桔梗石膏大黃須臾。大下黑血。咽痛盡除。數日

而平復。

古方便覽云。一男子。咽喉腫痛。不能言語。湯水不下。有痰欬。痛不可忍。余飲以白散一撮。吐稠痰數升。痛忽愈。愈後用排膿湯而全愈。

橘窗書影云。篠山侯臣野村周德二男周五郎。一夜。咽喉閉塞。不得息。手足微冷。自汗出。煩悶甚。走急使迎余。余診之曰。急喉痺也。不可忽視。製桔梗白散。以白湯灌入。須臾。發吐瀉。氣息方安。因與桔梗湯而全愈。世醫不知此證。緩治而急斃者。見數人焉。故記之以爲後鑑。

淵雷案。以上十五條。皆論結胸一類。

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鞭者。當刺大椎第一閒。肺俞。肝俞。慎不可發汗。發汗則讖語脈弦。五日讖語不止。當刺期門五日。玉函成本並作五六日。

太陽與少陽併病。柴胡桂枝湯爲的對之方。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鞭。亦是柴

胡桂枝之所主。今云當刺。似非湯藥所能治者。又誤汗而譫語。無非津傷熱結。亦有可用之湯方。今云當刺期門。亦似非湯藥所能治者。皇甫謐謂仲景論廣湯液。明傷寒論用湯爲主。今不用湯而用刺。疑非仲景之言也。俞同膂。音庶。甲乙經云。大椎在第一椎陷者中。三陽督脈之會。刺入五分。肺俞在第三椎下兩傍各一寸五分。刺入三分。留七呼。肝俞在第九椎下兩傍各一寸五分。鍼入三分。留六呼。氣府論王注云。五藏膂。並足太陽脈之會。脊椎兩傍爲足太陽脈成氏金鑑以大椎第一間卽爲肺俞。非也。

又案。刺灸之術。以經脈爲基礎學說。經脈既渺不可知。理論卽根本動搖。世所行者。亦但知某穴治某病而已。莫能言其所以然也。愚嘗從師學習。以其術施之病人。驗者半。不驗者半。東邦頗有人研究此道。求得其書。惟經穴圖刻印較精美。鍼用消毒法。此外了無發明。愚因是不敢復磨刀背矣。

金鑑云。太陽與少陽併病。故見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鞭之證。而曰

或曰時如者。謂兩陽歸併未定之病狀也。病狀未定。不可以藥。當刺肺俞以瀉太陽。以太陽與肺通也。當刺肝俞以瀉少陽。以肝與膽合也。故刺而俟之。以待其機也。苟不如此而發其汗。兩陽之邪。乘燥入胃。則發讖語。設脈長大。則猶爲順。可以下之。今脈不大而弦。五六日讖語不止。是土病而見木脈也。慎不可下。當刺期門以直瀉其肝可也。

山田氏云。此條王叔和敷演之文。非仲景氏之言矣。淵雷案。論中太少併病二條。皆用刺法。本條及百七十九條殆古有此說。而叔和僂入本論也。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涼。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讖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取之。

湯本氏云。山田正珍謂。經水適來四字。當在得之七八日之下。又隨其實而取之。

成本玉函脈經作隨其實而瀉之。秦成本作寫玉函脈經作隨其虛實而取之皆是也。言婦人中風發熱惡

寒。得之七八日。經水適來。則表熱內陷於子宮。故外表熱去而身涼。浮數之脈變

爲遲脈。遲脈卽胸脇下滿如結胸狀之應徵也。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者。自左肋骨弓下。沿同側直腹筋至下腹部。緊滿攣急之謂。所謂其血必結。次條是也。讖語者。血熱侵頭腦故也。刺期門者。刺期門左穴。隨其瘀血充實之所而瀉之也。本條之證。依師論。當刺絡取效。然余遇此證。用小柴胡湯桂枝茯苓丸合方。或加大黃。或加石膏。隨證撰用。不兼刺絡。猶能實驗奏效。此法本諸吳錢二氏。吳氏溫疫論曰。婦人傷寒時疫。與男子無異。惟經水適斷適來。及崩漏產後。與男子稍有不同。夫經水之來。乃諸經血滿。歸注于血室。下泄爲月水。血室者。一名血海。卽衝任脈也。爲諸經之總任。經水適來。疫邪不入于胃。乘勢入于血室。故夜發熱讖語。蓋衛氣晝行于陽。不與陰爭。故晝則明了。夜行于陰。與邪相搏。故夜則發熱讖語。至夜止發熱而不讖語者。亦爲熱入血室。因有輕重之分。不必拘于讖語也。經曰。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胸膈併胃無邪。勿以讖語爲胃實而妄攻之。但熱隨血下。則自愈。若有如結胸狀者。血因邪結也。當刺期門以通其結。活人書治以柴胡湯。然

不若刺期門之效捷。按吳氏說月經來潮之由來。及晝日明了。至夜發熱讖語之理。不免牽強附會。其他總良說也。然謂小柴胡不若刺期門之效捷。則因但知單用。而不知用合方之故。不可從。錢乙氏曰。案所引係錢潢傷寒溯源集非錢仲陽語湯本誤也小柴胡湯中。應量加血藥。如牛膝桃仁丹皮之類。其脈遲身涼者。或少加薑桂。及酒製大黃少許。取效尤速。所謂隨其實而瀉之也。若不應用補者。人參亦當去取。尤未可執方以爲治也。按小柴胡加牛膝桃仁丹皮之類。不如小柴胡湯合用桂枝茯苓丸爲正。其謂脈遲身涼者加薑桂。且大黃以酒製。又小柴胡湯中去取人參。並誤。不可從。

山田氏云。血室謂胞。卽子宮也。張介賓類經三焦命門辨曰。子戶者。卽子宮也。俗名子腸。醫家以衝任之脈盛於此。則月事以時下。故名之曰血室。明程式醫穀曰。子宮卽血室也。金匱曰。婦人少腹滿。如敦狀。小便微難而不渴。生後者。此爲水與血俱結在血室也。可見血室果是子宮矣。不則何以有少腹滿小便微難之理乎。成無己方有執喻昌之徒。皆以爲衝任之異名。錢潢以爲衝任二脈。希哲以爲血

分皆非也。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爲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

元堅云。熱入血室者。婦人月事與邪相適。熱乘子戶是也。有自適來者。有自適斷者。適來者。得病之際。月事方來也。適斷者。未得病前。月事已來。而得病方斷者也。經水適斷四字。當在七八日之上。倘七八日之後。適斷者。則其來必在得病之初。是與適來何別。唯文勢有體。不要錯易。適來血不結。適斷則結。治之之法。適來則曰刺期門。曰無犯胃氣及上二焦。而不示方藥。然除小柴胡。他無相當也。適斷則雖屬血結。而不敢攻之者。以僅是血道爲邪澀滯。非有瘀畜。故小柴胡湯以清其熱。則結自散也。醫學讀書記曰。血結亦能作寒熱。柴胡亦能去血熱。不獨和解之謂也。要之。此二證。俱邪遏血而遂拒胸脇。實少陽之類變也。

湯本氏云。治熱入血室。如師論。當用小柴胡湯。然溫疫論曰。經水適斷。血室空虛。



其邪乘虛傳入。邪勝正虧。經氣不振。不能鼓散其邪。爲難治。且不從血泄。邪氣何由卽解。與適來者有血虛血實之分。據此。則此病有血虛血實之別。若但用本方。不兼貧血的。或多血的。驅瘀血劑。則難收全效。余之經驗。前者當本方加地黃。或本方合當歸芍藥散。或仍加地黃。後者則本方合桂枝茯苓丸。酌加石膏大黃。淵雷案。注家多以經水適來爲血室空虛。適斷爲血結。程氏方氏馬印麟丹波氏皆如此。惟湯本氏反之。從溫疫論之說。以適來爲實。適斷爲虛。故於前條移經水適來於七八日下。推其立言之意。蓋謂本非經來之時。因病而來。則逼血離經而爲虛。本非經斷之時。因病而斷。則血瘀胞宮而爲實。此程氏方氏等之意也。本是經來之時。與病相值。則經必不暢而爲實。本是經斷之時。與病相值。則胞宮無血而爲虛。此吳氏湯本氏之意也。今味經文適字。是經水之來若斷。適與病相值。非因病而來若斷。則後說爲是。然病變萬狀。非常理所能繩。雖適斷適來。俱爲熱入血室。而血之結否。仍當視其證候。但從適來適斷上懸揣。猶執一而無權也。又案。

傷寒適值經水而熱入血室者。因子宮適營特殊之生理。與平時不同故也。此亦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之理。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讖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

方氏云。無禁止之辭。犯胃氣。言下也。必自愈者。言伺其經行血下。則邪熱得以隨血而俱出。猶之鼻衄紅汗。故自愈也。蓋警人勿妄攻以致變亂之意。程林金匱直解云。上章以往來寒熱如瘧。故用小柴胡以解其邪。下章以胸脇下滿如結胸狀。故刺期門以瀉其實。此章則無上下二證。似待其經行血去。邪熱得以隨血出而解也。山田氏云。此條程林所解。千古確論。實先輩之所未嘗發也。以經水適來。則血室之熱。隨血出而解。故不及湯劑也。無犯胃氣者。以讖語見鬼之似承氣證辨之。期門屬上焦之穴。柴胡治上焦之方。故謂之上二焦也。期門刺法與小柴胡湯。并非攻擊之術。而謂之犯者。以其攻無辜也。

陳氏婦人良方云。無犯胃氣者。言不可下也。小柴胡湯主之。若行湯遲。則熱入胃。令津燥。中焦上焦不榮。成血結胸狀。須當鍼期門也。傷寒類方云。此爲中焦營氣之疾。汗下二法。皆非所宜。小柴胡湯刺期門。則其治也。汪氏云。此言汗吐下三法皆不可用也。必也與小柴胡湯。以和解邪熱。斯不調其經而經血調。讖語等證。可不治自愈。元堅云。病至讖語如見鬼狀。未有勿藥自愈者。必自愈一句。爲無犯胃氣及上二焦而發也。方氏以爲紅汗之類。恐不然。又或曰。二焦之二。衍文也。經注

云二字疑犯胃氣言下。犯上焦言吐。

淵雷案。讖語如見鬼狀。疑於承氣證。故戒之曰無犯胃氣。無犯胃氣。謂不可下。諸家無異說。上二焦。山田以爲期門上焦穴。柴胡上焦方。果爾。則當云二上焦。不當云上二焦矣。上二焦當闕疑。至於治法。或主弗藥以待經行。或主小柴胡。今考熱入血室三條。熱除而脈遲身涼。熱入最深。其病最重。如瘧狀最輕。此條讖語如見鬼狀。故當重於如瘧狀者。如瘧狀猶須小柴胡。而謂讖語可以弗藥乎。且說醫之

書載諸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嘗遇婦人傷寒。起病僅二日。熱不甚高。脈不甚數。舌色腹候俱無異徵。而讖語不知人。因問其家人。是否適當行經。揭被視之。床席殷紅矣。與小柴胡。一啜即愈。中神琴溪亦有治驗。則方中山田之說。不可信也。

生生堂治驗云。京師間街五條之北。近江屋利兵衛之妻。傷寒。經水適來。讖語若見鬼狀。且渴而欲水。禁弗與。病勢益甚。邀先生診之。脈浮滑。是熱入血室。兼白虎證者也。即與水弗禁。而投小柴胡湯。曰。張氏所謂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是也。雖病勢如此。猶自從經水而解。果五六日而全愈。

淵雷案。以上三條。論熱入血室。以其證有如結胸狀者。故次於結胸之下。

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

王氏云。支節。猶云肢節。古字通也。支結。謂支撐而結。南陽云。案見傷寒百問經絡圖外證未解。心下妨悶者。非痞也。謂之支結。

山田氏云。味外證未去四字。是卽太陽少陽併病也。故不舉太陽少陽之名。冠以傷寒已。煩疼。謂疼之甚。與煩渴煩驚之煩同。與微嘔之微反對爲文也。支結。乃痞鞭之輕者。支撐之解得之。凡心下之病。其鞭滿而痛不可近者。此爲結胸。其鞭滿而不痛。按之則痛。不欲按之者。此爲小結胸。其鞭滿而不痛。按之則痛。雖痛。其人卻欲得按者。此爲痞。其鞭滿甚微。按之不痛者。此爲支結。支結乃妨悶之意耳。要之。大小結胸與痞鞭支結。俱是一證輕重已。

淵雷案。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是桂枝證。微嘔。心下支結。是柴胡證。心下支結。卽胸脇苦滿。心下痞鞭之輕者。山田氏論大小結胸痞鞭支結之異。以按之痛否爲辨。可備一說。大小結胸。俱挾水飲。痞鞭支結。則無水飲。縱有之。亦不爲患也。痞固任人揉按。第不當痛耳。

### 柴胡桂枝湯方

桂枝一兩半  
去皮

黃芩一兩  
半

人參一兩  
半

甘草一兩  
炙

半夏二合  
半洗

芍藥一兩半

大棗六枚

生薑一兩半切

柴胡四兩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本云。人參湯作如桂枝法。加半夏。柴胡黃芩。復如柴胡法。今用人參。作半劑。

趙刻本脫桂枝兩數。今據玉函成本補。山田氏云。本云以下二十九字。玉函成本俱無之。全係後人攙入。宜刪。蓋此方。合柴胡桂枝二湯。以爲一方者已。非人參湯變方也。

外臺云。仲景傷寒論。療寒疝腹中痛者。柴胡桂枝湯。說在金匱今釋

三因方云。柴胡加桂湯。即本方治少陽傷風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脇下滿。手足

溫。口苦而渴。自汗。其脈陽浮陰弦。參看百四條

傷寒六書云。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脈浮者。必盜汗出。柴胡桂枝湯。淵雷案。此陽明篇二百一十條之文。未可遽信。

證治準繩云。柴胡桂枝湯。治瘡身熱汗多。

方極云。柴胡桂枝湯。治小柴胡湯與桂枝湯二方證相合者。方機云。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者。或腹中急痛。上衝心者。俱兼用應鐘。

類聚方廣義云。發汗失期。胸脇滿而嘔。頭疼身痛。往來寒熱。累日不愈。心下支撐。飲食不進者。或汗下之後。病猶不解。又不敢加重。但熱氣纏繞不去。胸滿微惡寒。嘔而不欲食。過數日。如愈如不愈者。間亦有之。當先其發熱之期。用此方重覆取汗。

又云。婦人無故憎寒壯熱。頭痛眩運。心下支結。嘔吐惡心。支體酸軟。或癢痺。鬱鬱惡對人。或頻頻欠伸者。俗謂之血道。東邦俗名中土未聞宜此方。或兼服瀉心湯。湯本氏云。此證當用小柴胡湯桂枝茯苓丸合方。或兼用瀉心湯黃連解毒湯合方。爲正。何則。婦人之病。雖多原因不明。殆未有不因於瘀血者。且合方中亦包含柴胡桂枝湯也。

方函口訣云。此方。世醫無不以爲風藥之套方。其實乃結胸之類證。心下支結之

藥也。但有表證之殘餘。故用桂枝也。金匱用於寒疝腹痛。卽今所謂疝氣者。又腸生癰。腹部一面拘急。肋下強牽。其熱狀似傷寒而非者。宜此方。又世醫用此方之候。當傷寒蘊要之柴葛解肌湯。卽小柴胡湯加葛根芍藥也。又此方加大黃。用於婦人心下支結而經閉者。乃奧道逸法眼之經驗。

溫知堂雜著云。風濕肢節疼痛者。柴桂加蒼朮多有效。不必拘風濕門諸方。初起多宜葛根加蒼朮。而烏附當麻之類無效者。大抵宜此方。柴胡桂枝湯條云。支節煩疼。外證未去者。蓋以此爲目的也。近來余屢以此方得奇效。

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爲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

山田氏云。胸脇滿微結。卽是胸脇苦滿。結謂鬱結之結。病人自覺者已。非醫之所按而得也。如梔子豉湯條心中結痛之結亦然。按此條所說。全係小柴胡證。否者一頭汗已。然其他證候。無復可疑者。則何更以餘藥處之。意者。柴胡桂枝乾薑湯。



蓋叔和因小柴胡加減之法而所制。決非仲景氏之方。何以言之。柴胡方後叔和加減法云。不嘔者。去半夏。今此方因不嘔而不用半夏。又云。渴者。加栝樓根。今此方因渴而用之。又云。脇下痞鞭。加牡蠣。今此方因胸脇滿微結而用之。又云。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枝。今此方。因頭汗出。與爲未解二句。不用人參。而用桂枝。由是考之。此方必叔和所制。况方名亦不合他方之例乎。一掃除之可也。

元堅云。此病涉太少。而兼飲結。亦冷熱併有者也。此條諸注爲津乏解。然今驗治飲甚效。因攷曰微結。曰小便不利。曰渴。俱似水氣之徵。不嘔者。以水在胸脇而不犯胃之故。但頭汗出。亦邪氣上壅之候。蓋乾薑溫散寒飲。牡蠣栝樓根並逐水飲。牡蠣澤瀉散亦有此二味。其理一也。或曰微結字無著落。蓋心下微結之省文也。淵雷案。柴胡桂枝乾薑湯之證候。爲肋中疼痛。乾欬。肩背強痛。寒熱往來。其病古人謂之水飲。當卽肋膜炎之有滲出液者。多半屬於結核性。本條所舉。殊與用法不合。蓋後人因小柴胡方下之加減法。以意爲之。山田氏併其方而刪之。則不知

此方之確能取效故也。學者姑置本條原文。留意方後所引用法治驗可也。

### 柴胡桂枝乾薑湯方

柴胡 半斤

桂枝 三兩 去皮

乾薑 二兩

栝樓根 四兩

黃芩 三兩

牡蠣 二兩 熬

甘草 二兩 炙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乾薑牡蠣。全書及外臺俱作三兩。外臺第一卷傷寒日數門引仲景傷寒論。名小柴胡湯。其主療則太陽中篇百四條之文也。金匱瘧病篇附方引外臺。治瘧寒多微有熱。或但寒不熱者。名柴胡薑桂湯。而外臺瘧門不見。

活人書云。乾薑柴胡湯。即本方無黃芩。婦人傷寒。經脈方來初斷。寒熱如瘧。狂言見鬼。

方極云。柴胡桂枝乾薑湯。治小柴胡湯證。而不嘔不痞。上衝而渴。腹中有動者。方機云。治瘧疾惡寒甚。胸脇滿。胸腹有動而渴者。兼用紫圓或應鐘。

方輿輓云。此方所主。雖同在胸脇。而較之大小柴胡之證。則不急不鞭。腹中無力而微結。此腹多蓄飲。或帶動悸者也。上古天真論云。志閒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云云。此養性之要道。延壽之真訣也。而今天下昇平。萬民形樂志苦。風俗與上古相反。於是乎人多虛怯。而疝癩留飲。無所不至。故此藥自然行世。有故也。

又云。虛勞。其初多爲風邪感召。漢土諺云。傷風不醒變成勞。卽此義也。又。留飲家數被微風。有遂成勞狀者。此等證。總宜柴胡薑桂湯。余少時。視世醫之治療。值此證。遽投參耆歸地之類。甚則用獺肝紫河車等重藥。余亦同之。今則刀圭之道漸闕。雖俗醫亦知用薑桂。道亦與時隆污也。

類聚方廣義云。勞瘵。肺痿。肺癰。癰疽。瘰癧。痔漏。結毒。黴毒等。經久不愈。漸就衰憊。胸滿乾嘔。寒熱交作。動悸煩悶。盜汗自汗。痰嗽乾欬。咽乾口燥。大便溏泄。小便不利。面無血色。精神困乏。不耐厚藥者。宜此方。

方函口訣云。此方亦結胸之類證。治水飲微結心下。小便不利。頭汗出者。骨蒸初起。因外感而顯此證者甚多。與此方加黃耆鼈甲有效。高階人名家加鼈甲芍藥。名緩痲湯。用於肋下或臍傍有痲癢。作骨蒸狀者。此方以微結爲目的。凡津液結聚胸脇。五內不滋。乾欬出者。宜之。固非小青龍湯之因心下水飲而痰欬頻出者比。又非如小柴胡加五味子乾薑湯之胸脇苦滿。胸肋引痛者。唯來自表證。身體不疼痛。雖有熱。脈不浮。或頭汗盜汗乾欬者。用之。又用於瘧寒多熱少者。有效。又水腫證。心下不和。築築然動悸者。水氣與積聚相持。合而聚於心下也。宜此方加茯苓。又此方證而左脇下痲難緩者。或澀飲之證。加吳茱萸茯苓用之。又婦人積聚兼水飲。時時衝逆。肩背強急者。有驗。

建殊錄云。某生徒讀書苦學。嘗有所發憤。遂倚几廢寢七晝夜。已而獨語妄笑。指牆前儒。罵不絕口。久之。人覺其狂疾。先生診之。胸肋妨脹。臍上有動。上氣不降。爲柴胡薑桂湯飲之。時以紫圓攻之。數日。全復常。

又云。京師東洞街賈人大和屋吉五郎。每歲發生之時。頭面必熱。頭上生瘡。痒癢甚。搔之卽爛。至凋落之候。則不藥自己。如是者數年。來求診治。先生診之。心下微動。胸脇支滿。上氣殊甚。爲柴胡薑桂湯。及芎黃散飲之。一月所。諸證全已。爾後不復發。

古方便覽云。一婦人。平生月經不調。氣上衝。兩脇急縮。腰痛不可忍。經行時。臍腹疔痛。下如豆汁。或如米泔水。經水纔一日半日而止。如此十二三年。余診之。胸脇苦滿。臍上動悸甚。乃作此方及硝石大圓。大黃硝石人參甘草又名夾鐘丸雜進之。時時泄赤黑膿血。服之數月。前證得全愈。

成蹟錄云。遠州一農夫。三十餘歲。去年來。時鬱冒。稍吐血。盜汗出。往來寒熱。微渴。臍傍動甚。就先生請治。與之柴胡薑桂湯而愈。

又云。尾崎侯臣猪瀨氏之女。素有痲證。一時患疫。諸醫療之。不差。迎先生乞診治。其腹有動。頭汗出。往來寒熱。大便燥結。時時上衝。昏不識人。日夜如此兩三次。乃

與柴胡薑桂湯。及紫圓攻之。不一月。諸證盡除。

又云。備中一村甲。恆易恐驚。胸腹動悸。攣急惡寒。手足微冷。雖夏月。亦複衣。驚後必下利。得大黃劑則利甚。十餘年不差。就先生請診治。與之柴胡薑桂湯而愈。

又云。一男子。平居鬱鬱不娛。喜端坐密室。不欲見人。動輒直視。胸腹有動。不治六年所。先生診之。與柴胡薑桂湯而愈。

又云。長門一士人。居恆口吃。謁先生曰。僕之吃久矣。自知醫治所不及。而亦來叩先生。幸先生勿罪。先生問曰。其吃日日同乎。士曰否。時有劇易。心氣不了了。則必甚。先生曰可。乃診之。心胸下無力。胸腹動甚。因與柴胡薑桂湯。諭之曰。服之勿惰。士受劑而去。後貽書謝曰。積年之病。追日復故。

方輿輓云。信州玄向律師。

佛家之律宗也

上京寓華項山中。病證多端。所最苦者。肩背強

痛。日令小沙彌按摩。甚至以鐵槌鐵尺打之。如此二三年。服藥刺絡灼艾。千百施治無不至。而無一效。余診之。其病全是柴胡薑桂湯所主。余謂肩背之患。我無術

智。只用薑桂湯治本證。肩背亦可安者耶。卽作劑與之。服僅六七日。諸證十去六七。經久之肩背強痛。不制自愈。其功效實出意料。師大雀躍。贈繪寶以懇謝云。淵雷案。肩背強痛。多由痰飲。往往驅飲而痛止。惟痰飲何以能使肩背痛。則未知其理。據方函口訣。肩背強痛。正是柴胡薑桂湯之一證。非意外之效也。

麻疹一哈云。山田仁右衛門之女。年可十八。未嫁。發熱蒸蒸。疹子出後。三四日不收。光彩燦爛。兩顴赤如朱。兩耳蟬鳴。頭疼目眩。經水不利者二三月。按其腹狀。胸脇支滿。腹中有動。臍邊凝結而實。按之則痛達腰脚。因爲柴胡薑桂湯及浮石丸服之。大便下利。日二三行。經信來倍常。諸證漸減。光彩徐徐而消。疹亦減。無慮二十四五日所。全復故。

橘窗書影云。郡山侯臣留守居。瀧內藏之進之妻。年四十餘。臍傍有塊數年。心下時時衝逆動悸。不能行步。腰以下有水氣。面色萎黃。經水不調。先行其水。併利其血。與柴胡薑桂湯加吳茱萸茯苓。兼用鐵砂丸。

蒼朮厚朴橘皮甘草鐵砂乾漆莎草

服之數日。小便夜

中快利五六行。臍傍之塊次第減。數旬而諸證全愈。

又云。太田筑前守室。年二十七。八。產後發頭眩目痛。一洋醫治之而反甚。胸脇微結。小便不利。腹中動悸。飲食不進。時發寒熱。或身振振搖。每頭眩而目不能開。夜間驚惕不得眠。或如身在大舟中。風波動搖。片時不得安。每令侍婢二人抱持之。衆醫雜投滋血鎮痙抑肝種種藥。凡二歲。依然無寸效。余診之曰。病已沈痼。非急治之候也。先利其胸脇。鎮定動悸。心氣得旺。則上下之氣得交通。頭眩身搖自安矣。主人深諾。因與柴胡薑桂湯加吳茱萸茯苓。夜間服朱砂安神丸。黃連辰砂地黃甘草當歸正嚴冬。其證雖有動靜。主人確乎信服前方。至明春。病自然去。不復臥蓐。

又云。池野新一妻。產後患頭眩。身不能動搖。蓐臥恰如坐舟中。身不得維持。令侍婢扶持之。心下動悸。足心冷汗濺濺然。浸漬蓐上。診之。無血虛之候。飲食如故。脈亦平。經事不失期。因與柴胡薑桂湯加吳茱萸茯苓。兼用妙香散。黃耆茯苓茯神薯蕷遠志人參桔梗甘草

辰砂藜香木香後頭汗止。心下動收。雖目眩未止。但不俟人扶持而起居矣。身體血氣枯



瘦頭中時如戴百斤石。與聯珠飲。苓桂朮甘合四物湯間服辰靈散。茯苓長砂頭眩日減。一日右足

股間腫起。漸如流注狀。余以爲頭中濁瘀下流。必爲腫瘍。乃佳兆也。因貼膏。俟膿期。令瘍醫刺之。後瘡口隨收。頭眩全止。前後歷七年而全治。

又云。從五位柳澤光邦。外感後。欬嗽聲啞。久而不愈。將爲肺痿。余與麥門冬湯加

桔梗。兼用六味生津煉。六味地黃丸料加莎草茯苓乾薑爲膏病減半。一日冒雨他行。途中卽惡寒甚。歸

家則壯熱大渴。身體酸疼。急馳使延余。越翌朝到。則寒熱如失。但脈浮弦。腰以下懈怠耳。余曰。恐成瘧疾。當俟明日。乃可定處方。其翌果振寒。發大熱。渴而引水。汗出如流。卽與小柴胡加知母石膏。服之四五日。瘧邪大解。而頭痛。心下支結。小便不利。自汗不止。因轉柴胡薑桂湯加黃耆鼈甲。諸證漸安。但隔日少覺惡寒。精氣不爽云。乃以拂曉服反鼻霜。瘧全止。後以補中益氣湯加芍藥茯苓調理。欬嗽聲啞共復常。

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鞭。脈細者。此

爲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沈亦在裏也。汗出爲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此爲半在裏半在外也。脈雖沈緊。不得爲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者。得屎而解。

亦在裏也。玉函作爲病在裏。此條。徐氏傷寒類方以爲壞病之輕者。非藥誤卽遷延所致。元堅以爲亦是太少併病。蓋因其序次而推知之。今案頭汗出云云。至脈細者。宛然少陰證。惟大便鞭稍涉疑似。仲景蓋屢遇此證。確知其非少陰。而小柴胡確能取效。故特出此條。昭示後人。曰可與小柴胡湯也。服湯已。設猶不了了者。以其大便本鞭。故須得屎而解。得屎而解。郭白雲以爲實者大柴胡。虛者蜜煎導。程氏以爲當斟酌於大柴胡與柴胡加芒消湯。要當視其證候以撰用矣。此爲陽微結以下。至非少陰也。理論牽強。文氣闕茸。必是後人傍注。傳寫誤入正文。少陰篇二百八十七條云。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三百四條云。汗出不煩。

三百二十九條云。嘔而汗出。厥陰篇三百五十七條云。大汗出。三百五十八條云。大汗若大下利。三百六十五條云。有微熱汗出。三百七十五條云。汗出而厥者。又霍亂篇用四逆湯者兩條。皆少陰之類證。而云吐利汗出。云大汗出。是皆陰證汗出之明文。且少陰之關鍵爲亡陽。亡陽由於汗出多。此中工所習知。今謂陰不得有汗。謂頭汗非少陰。謬誤顯然。決當刪剟。注家多曲爲之說。何不思之甚也。本事方云。有人患傷寒。五六日。頭汗出。自頸以下無汗。手足冷。心下痞悶。大便秘結。或者見四肢冷。又汗出滿悶。以爲陰證。予診其脈。沈而緊。予曰。此證誠可疑。然大便秘結。非虛結也。安得爲陰脈。雖沈緊爲少陰。多是自利。未有秘結者。予謂此正半在裏。半在表。投以小柴胡。得愈。仲景稱傷寒五六日。頭汗出云云。此疾證候同。故得屎而解也。

古方便覽云。一男子。年三十。患傷寒。四肢逆冷。攣急。惡寒。其脈沈微。已垂斃矣。諸醫投參附劑。無效。余診之。胸脇苦滿。乃與小胡柴湯。二三劑而應。其脈復續。服之

二十餘劑而全愈。

淵雷案。觀以上二案。知傷寒病之經過中。往往有此證候。非偶然一見者。仲景特出此條。所以佑啟我後人者。周且至哉。雖然。頭汗出云云。至脈細者。無一句是柴胡證。仲景何所據而用柴胡也。曰。用藥從主證。小柴胡湯之主證爲胸脇苦滿。吉益東洞言之諄諄。確不可拔。仲景書有不舉主證者。省文耳。抑惟其主證。然後可省。省主證而詳他證。所以別嫌疑。定猶豫也。明乎此。然後可讀仲景書。不然。傷寒論號稱三百九十七法。設以熟讀強記爲事。安能泛應萬病而曲當哉。許叔微不知據胸脇苦滿之主證。而拘拘於便結之非陰。猶不免爲幸中。六角重任診得胸脇苦滿。遂毅然投小柴胡而無疑。此東洞之賜也。嗟乎。仲景往矣。書闕有間。舍東洞。吾誰與歸。

以上三條。亦論太少併病。蓋自百五十條至此。因有如結胸狀。心下支結。胸脇滿微結。心下滿等證。而連類及之也。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爲逆。必蒸蒸而振。卻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爲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爲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

柯氏云。嘔而發熱者。小柴胡證也。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二百一十條之文若有下證。亦宜大柴胡。而以他藥下之。誤矣。誤下後有二證者。少陽爲半表半裏之經。不全發陽。不全發陰。故誤下之變。亦因偏於半表者成結胸。偏於半裏者心下痞耳。此條本爲半夏瀉心而發。故只以痛不痛分結胸與痞。未及他證。

魏氏云。結胸不言柴胡湯不中與。痞證乃言柴胡湯不中與者。何也。結胸證顯而易認。痞證甚微難認。且大類於前條所言支結。故明示之意詳哉。

湯本氏云。此條示柴胡劑。胸膈苦大陷胸湯。結胸半夏瀉心湯。痞三證之鑑別法。心

下部膨滿而鞭。有自他覺的疼痛者。名結胸。大陷胸湯所主治也。但心下部膨滿。

無他覺的疼痛者。稱痞。柴胡劑主治胸脇苦滿。不主治心下滿。非治痞適中之方。宜用半夏瀉心湯。以上鑑別法。臨床上甚緊要。更詳論之。柴胡劑主胸脇苦滿。不主心下。大柴胡湯證雖有心下急。必別有胸脇苦滿。若結胸及痞。則與肋骨弓下無關係。可以區別。結胸證。心下部必膨滿而鞭。有自他覺的疼痛。痞證。心下部膨滿。有自發痛。但不堅鞭。且無壓痛。是三者之別也。

淵雷案。此條論誤下少陽者。或不變壞。或變結胸。或變痞也。大抵正氣充實。臟腑無他種弱點者。雖誤下而不變壞。若其人本有水飲者。誤下則成結胸。若其人胃不健全者。誤下則成痞。痞亦胃炎之一證也。柯氏以偏表偏裏分結胸與痞。近似而未盡然。復與柴胡湯一段。已於中篇百七條下釋訖。半夏瀉心湯。有嘔而腸鳴之證。其病在胃腸。說詳百六十五條。生薑瀉心及金匱今釋。本條專論誤下少陽之變。故半夏瀉心湯之證候不具也。

###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牛升洗

黃芩

乾薑

人參

甘草炙各三兩

黃連一兩

大棗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須大陷胸湯者。方用前第二法。一方用半夏一升成本無須以下十二字。

千金心虛實門云。瀉心湯。治老少下利。水穀不消。腸中雷鳴。心下痞滿。乾嘔不安。即本方。煮法後云。并治霍亂。若寒。加附子一枚。渴加栝樓根二兩。嘔加橘皮一兩。痛加當歸一兩。客熱以生薑代乾薑。

三因方心實熱門云。瀉心湯。即本方無大棗。治心實熱。心下痞滿。身重發熱。乾嘔不安。腹中雷鳴。溼洩不利。水穀不消。欲吐不吐。煩悶喘急。淵雷案。此方雖名瀉心。實非心臟之病。與古人所謂君主之心。亦不相涉。千金列入心臟門。三因以為心實熱。皆誤也。

三二 上海醫藥學院

方極云。半夏瀉心湯。治心下痞鞭。腹中雷鳴者。

方機云。治心下痞鞭。腹中雷鳴者。嘔而腸鳴。心下痞鞭者。俱兼用太蔞。心中煩悸。或怒或悲傷者。兼用紫圓。

芳翁醫談云。休息痢。世皆以爲難治。蓋亦穢物不盡耳。宜服篤落丸。大黃一味爲丸兼用

半夏瀉心湯之類。

又云。下利如休息。而無膿血。唯水瀉。時或自止。則腹脹。瀉則爽然。而日漸羸憊。面色痿黃。惡心吞酸。時腹自痛者。與半夏瀉心湯。兼用篤落丸爲佳。且宜長服。

類聚方廣義云。痢疾腹痛。嘔而心下痞鞭。或便膿血者。及飲食湯藥下腹。每漉漉有聲而轉泄者。可撰用以下三方。謂本方及甘草瀉心湯生薑瀉心湯也

又云。半夏瀉心湯。治疝瘕積聚。痛侵心胸。心下痞鞭。惡心嘔吐。腸鳴或下利者。若大便秘者。兼用消塊丸。或陷胸丸。

方函口訣云。此方主飲邪併結。心下痞鞭者。故支飲或澀飲之痞鞭者。不效。因飲



邪併結。致嘔吐。或噦逆。或下利者。皆運用之。有特效。千金翼加附子。卽附子瀉心湯之意。乃溫散飲邪之成法也。淵雷案。胃炎之富有粘液。或有停水者。古人謂之痰飲。此方治胃腸之炎症。故淺田氏云爾。惟西醫所謂胃炎者。不皆是痰飲。古人所謂痰飲者。不皆是胃炎。不可不知。痰飲詳金匱今釋。

和久田氏云。此方以黃芩解心下之痞。黃連去胸中之熱。故名瀉心。然其餘諸味。多以治水。故主半夏以去水。伍乾薑以散結。伍人參以開胃口。甘草大棗和其攣急。相將以退胸中之熱。逐水氣。治嘔。去心下之痞也。金匱云。嘔而腸鳴。其有水氣可知。故雖不下利。亦用此方。傷寒選錄云。凡言瀉心者。少陽邪將入太陰。邪在胸中之下。非心經受邪也。傷寒蘊要云。瀉心非瀉心火之熱。乃瀉心下之痞滿也。

漫游雜記云。一賈豎。病大便秘結。平生十餘日一行。下後肛門刺痛不堪。經數年不愈。余診之。其脈沈勁。臍左右有結塊。結連心下。余曰。此病在腹。不在肛門。服藥不能持久。則不愈。賈豎曰諾。乃作半夏瀉心湯。加大黃三分。與之。今日服二貼。數

日之後。便利。肛門不痛。賈豎來曰。病已瘳。可休藥否。余按其腹。連結者未解。姑休藥以試之。居數日。病又如舊。於是再服前方。凡經三月。腹候漸穩。灸背數百壯。遂全治。

成蹟錄云。浪華伏見堀賈人平野屋某之子。年十八。嘗患痢。發卽鬱冒。默默不言。但能微笑。惡與人應接。故圍屏風。垂蚊帳。避人蒙被而臥。其時方大汗出。渴而引飲。飲湯水數十盃。小便亦稱之。先生診之。心下痞鞭。腹中雷鳴。乃與半夏瀉心湯。發則與五苓散。大渴頓除。小便復常。續服半夏瀉心湯。久之。痢減七八。爾後怠慢不服藥。不知其終。

又云。伊州一賈人。中鼠毒。微腫微熱。未幾而瘳。瘳後諸證雜出。心氣不定。手足腫。經年不治。就先生求治。診之。心下痞鞭。腹中雷鳴。與半夏瀉心湯。兼用木鼈子大黃甘草三味煎湯。遂愈。

山田業廣云。舊藩渡邊義之助之妻。腹滿經閉數月。氣宇鬱甚。診之。以爲經閉急

不得通。不如先瀉其心下痞鞭。用半夏瀉心湯。七八日。經水大利。氣力快然而全愈。

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心下鞭。下利不止。水漿不下。其人心煩。其人下。玉函脈經千金翼。俱有必字。若無必字。則下文似有脫簡。習於文詞者。自知之。

汪氏云。太陽病在經者不可下。少陽病下之。亦所當禁。故以下之爲反也。下之則陽邪乘虛。上結於胸。則心下鞭。下入於腸。則利不止。中傷其胃。則水漿不入。其人心煩者。正氣已虛。邪熱躁極也。條辨云。心煩下似有脫簡。大抵其候爲不治之證。仲景云。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况兼下利水漿不下者耶。其爲不治之證宜矣。山田氏云。大抵結胸之證。大便多鞭。或者不通。此之謂常。所謂熱實寒實是也。故用大黃芒消以蕩滌之。此則下利不止。水漿不下而煩。亦結胸中之變局也。此爲下後腸胃受傷。而其裏不得成實。但水結在胸脇之所致。乃十棗湯證也。

淵雷案。前條之中段。言結胸有誤下少陽而致者。此條則由誤下太少併病而致也。其證固非大陷胸所主。十棗峻劑。無的對之證。亦未可漫投。然未必竟是死證耳。

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

復。玉函作反。金鑑云。按之自濡者。謂不鞭不痛。但氣痞不快耳。山田氏云。此論下後諸證皆解。但覺氣痞不快者也。緊反入裏四字。蓋後人所攙。宜刪之矣。脈浮而緊。是邪在表之診。而反下之。其人有留飲。則成結胸。無飲則作痞。痞者。心氣鬱結之名。故下文承之云。但氣痞耳。若其濡云。但云。俱是示其非結胸。且無水結之辭。對以上論結胸諸章爲言。乃大黃黃連瀉心湯證也。淵雷案。緊反入裏句。不詞之甚。必是後人傍注。傳寫誤入正文。濡。輒也。但氣痞。言是官能上痞滿。非實質上病變。亦無水飲糟粕相結也。心下痞。按之濡。乃大黃黃連瀉心湯證。說詳百六十二條。前賢有以爲生薑半夏甘草三瀉心證者。不知三瀉心雖治痞。按之則鞭。故方

中皆有人參。此云按之自濡。非三瀉心證也。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絜絜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

玉函。乾嘔作嘔。卽無汗出不惡寒者六字。

柯氏云。中風下利嘔逆。本葛根加半夏證。若表既解而水氣淫溢。不用十棗攻之。胃氣大虛。後難爲力矣。然下利嘔逆。固爲裏證。而本于中風。不可不細審其表也。若其人絜絜汗出。似乎表證。然發作有時。則病不在表矣。頭痛是表證。然既不惡寒。又不發熱。但心下痞鞭而滿。脇下牽引而痛。是心下水氣泛溢。上攻于腦而頭痛也。與傷寒不大便六七日而頭痛與承氣湯同。乾嘔汗出爲在表。然而汗出而有時。更不惡寒。乾嘔而短氣。爲裏證也明矣。此可以見表之風邪已解。而裏之水氣不和也。然諸水氣爲患。或喘或渴。或噎或悸。或煩。或利而不吐。或吐而不利。或

吐利而無汗。此則外走皮毛而汗出。上走咽喉而嘔逆。下走腸胃而下利。浩浩莫禦。非得利水之峻劑以直折之。中氣不支矣。此十棗之劑。與五苓青龍瀉心等法懸殊矣。

山田氏云。下利嘔逆。有可攻者。有不可攻者。若其表未解者。四肢厥冷者。脈沈遲微弱者。心下不鞭痛者。并不可攻之。急可溫之。如四逆湯真武湯吳茱萸湯證是也。今此證皦皦然發熱汗出。而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不惡寒者。此爲其表已解。而裏有水結。亦結胸之變局也。但以其腸胃不實。反下利嘔逆。故不用大陷胸。只劑逐水之品以攻下之。若唯痞鞭而不痛。嘔逆而不下利。安山田加不字非乃屬大柴胡證。見後百七十三條。又按小青龍湯五苓散。皆治表未解不可攻裏之飲證。十棗湯治表已解而有痞鞭滿痛之裏未和。桂枝去桂加白朮茯苓湯治表未解而有心中下滿微痛之裏未和也。其鞭滿痛與微滿痛。亦自有別矣。

淵雷案。此條言外有表證。裏有水飲者。當先解其表。後用十棗湯攻其裏水也。十棗湯所主。爲漿液性肋膜炎。或胸水。故有效唾引痛之證。在此條。則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爲用方之標準。其餘皆辨認表解之法。柯氏所釋者是也。急性肋膜炎初起時。惡寒發熱頭痛。甚似中風。論病理。固因肋膜發炎所致。與傷寒中風之純由外感者不同。論治法。則仍當先解其表。否則表熱入裏。爲禍更烈。古人分表邪裏水爲兩事。是不明病理之過。西醫診明肋膜炎後。不復措意於表證。是不知治法之過也。又。十棗湯逐水峻劑。不得名和裏。從文字上觀察。表解裏未和者。以乎小病。不當用此大方。殊不知鞭滿脇痛。乃肋膜積水之候。古人統稱痰飲。金匱云。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蓋逐水稱和。古醫家通行之語。裏未和。猶言裏水未去。非調和之謂也。

醫學綱目云。昔杜壬問孫兆曰。十棗湯。畢竟治甚病。孫曰。治太陽中風。表解裏未和。杜曰。何以知裏未和。孫曰。頭痛。心下痞滿。脇下痛。乾嘔汗出。此知裏未和也。杜

曰。公但言病證。而所以裏未和之故。要緊總未言也。孫曰。某嘗於此未決。願聞開諭。杜曰。裏未和者。蓋痰與燥氣壅於中焦。故頭痛乾嘔。短氣汗出。是痰膈也。非十棗湯不治。但此湯不得輕用。恐損人於倏忽。用藥者慎之。

### 十棗湯方

芫花熬

甘遂

大戟

右三味等分。各別擣爲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匕。羸人服半錢。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

外臺第七卷癖飲門。深師朱雀湯。療久病癖飲。停痰不消。在胸膈上液液。時頭眩痛。苦攣。眼睛身體手足十指甲盡黃。亦療脇下支滿。飲輒引脇下痛。方。甘遂芫花各一分。大戟三分。爲散。先煎大棗十二枚。內藥三方寸匕。更煎。分再服。聖濟總錄云。三聖散。方即本治久病飲癖停痰。及脇滿支飲。輒引脇下痛。



汪氏云。陳無擇三因方。以十棗湯藥爲末。用棗肉和丸。以治水氣四肢浮腫。上氣喘急。大小便不通。蓋善變通者也。

宣明論云。此湯兼下水腫腹脹。并酒食積。腸垢積滯。疝癖堅積。畜熱暴痛。瘧氣久不已。或表之正氣與邪熱并甚於裏。熱極似陰。反寒戰。表氣入裏。陽厥極深。脈微而絕。并風熱燥甚。結於下焦。大小便不通。實熱腰痛。及小兒熱結。乳癖積熱。作發風潮。搖斑疹熱毒。不能了絕者。

直指方云。治小瘤方。先用甘草煎膏。筆蘸粧瘤四圍。乾而復粧。凡三次。後以大戟芫花甘遂。右等爲細末。米醋調。別筆粧傅其中。不得近著甘草處。次日縮小。又以甘草膏粧小暈三次。中間仍用大戟芫花甘遂如前。自然焦縮。

活人書云。用此湯。合下不下。令人脹滿。通身浮腫而死。

方極云。十棗湯。治病在胸腹。掣痛者。方機云。頭痛。心下痞鞭。引脇下痛。乾嘔汗出者。欬煩。胸中痛者。胸背掣痛。不得息者。

類聚方廣義云。十棗湯。治支飲欬嗽。胸脇掣痛。及肩背手脚走痛者。

又云。痛風肢體走注。手足微腫者。與甘草附子湯。兼用此方。則有犄角之功。爲丸用之亦佳。

方函口訣云。此方主懸飲內痛。懸飲云者。外邪內陷。而胃中之水引舉於胸。胸有蓄飲之謂也。又有其勢伸張於外表。而兼汗出發熱頭痛等證者。然裏之水氣爲主。表證爲客。故胸下痛。乾嘔短氣。或欬煩。水氣浮腫。上氣喘急。大小便不利者。此方之目的也。痛引缺盆者亦用之。其脈沈而弦。或緊也。此方雖爲峻劑。然欬家之因於水飲者。逡巡失治。則變勞瘵。卽無引痛之證。而見水飲之候者。亦可直用此方。前田長庵之經驗云。一人手腫。他處不腫。元氣飲食如故。用此方得水瀉而速愈。可謂得運用之妙。

湯本氏云。用本方。以心下痞鞭滿之腹診。弦或沈弦之脈。爲主證。頻發欬嗽。或牽引痛。爲副證。欬嗽之原因。不問其在枝氣管。抑在肋膜心臟。神經痛。不問其在肋

間抑在四肢。本方悉主之。其治欬嗽及牽引痛。固由諸藥協力之功。亦因君藥爲大棗故也。

淵雷案。芫花大戟。亦是全身性逐水藥。峻烈亞於甘遂。而芫花兼主喘欬咽腫。大棗之用。舊注皆以爲培土健脾。惟吉益氏云。主治攣引強急。旁治欬嗽。今驗十棗湯證。其腹必攣。則吉益之說是也。愚用十棗湯。凡甘遂五分。芫花大戟各錢半。共研末。分三服。得快利。則止後服。方言云。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自山而東。齊楚以往。謂之熬。方以上熬卽炒也。元堅云。平日服。諸家無解。蓋陰氣未動。飲食未進之時。藥力易以潰結也。本草經曰。病在四肢血脈者。宜空腹而在旦。陶隱居曰。毒利藥皆須空腹。孫真人曰。凡服利湯。欲得清早。並宜參商。

醫學六要云。一人飲茶過度。且多憤懣。腹中常輓輓有聲。秋來發寒熱似瘧。以十棗湯料黑豆煮。晒乾研末。棗肉和丸芥子大。而以棗湯下之。初服五分。不動。又治五分。無何。腹痛甚。以大棗湯飲。大便五六行。皆澹糞無水。時蓋晡時也。夜半乃大

下數斗積水。而疾平。當其下時。暝眩特甚。手足厥冷。絕而復甦。舉家號泣。咸咎藥峻。嗟乎。藥可輕哉。

成蹟錄云。一婦人。心胸下鞭滿而痛不可忍。乾嘔短氣。顛轉反側。手足微冷。其背強急如入板狀。先生與之十棗湯。一服而痛頓止。下利五六行。諸證悉愈。

生生堂治驗云。一婦人。行年三十餘。每欬。輒小便涓滴下污裳。醫或以爲下部虛。或以爲蓄血。萬般換術數百日。先生診之。其腹微滿。心下急。按之則痛牽兩乳及咽。至於欬不自禁。與之十棗湯。每夜五分。五六日而差。

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虛。陰陽氣並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鍼。因胸煩。面色青黃。膚瞶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

山田氏云。此條王叔和所攙。今刪之。丹波氏云。旣云陰陽氣並竭。而又云無陽則陰獨。義不明切。諸家注說。糊塗不通。特柯氏於此二句不敢解釋。豈其遵闕如之。

聖訓耶。淵雷案。太陽病。本是發熱惡寒之謂。今云發汗遂發熱惡寒。則未發汗前。是何等證候耶。山田氏刪之。是也。

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

元堅云。此邪熱乘誤下之勢。入而著心下以爲痞者。唯其無飲。故按之濡。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蓋言此證也。痞證因飲結者。必云痞鞭。此並云濡。以爲其別。且氣痞之稱。似言但是熱結。而非飲結。

山田氏云。其脈關上浮五字。後人所攙。何者。脈分三部。仲景氏之所不言。况浮而用大黃乎。劉棟以爲衍。是也。

湯本氏云。心下痞者。胃部有自覺的停滯膨滿。亦可他覺的觸知也。按之濡者。觸診上膨滿部。軟弱無力也。然非謂自腹壁到腹底軟弱也。淺按雖濡。深按不濡。若使全然軟弱無力。無些微抵抗。則是純然虛證。當絕對禁忌下劑。今方中有大黃。可知本證。有黃連證。而淺部軟弱。呈膨滿狀。深部必有抵抗力也。

大黃黃連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

黃連一兩

右二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

臣儼等看詳大黃黃連瀉心湯諸本皆二味。又後附瀉

子瀉心湯用大黃黃連黃芩附子。恐是前方中亦有黃芩。後但加附子也。故後云附子瀉心湯。木云加附子也。

淵雷案。諸瀉心湯皆芩連合用。千金翼注亦云。此方必有黃芩。金匱驚悸吐衄篇之瀉心湯。大黃二兩。黃連黃芩各一兩。以水三升。煮取一升。東洞類聚方。謂煎法當從大黃黃連瀉心湯附子瀉心湯之法。藥徵謂黃連旁治心下痞。黃芩主治心下痞。然則此方當有黃芩。即金匱瀉心湯也。下文所引用法治驗。皆三味之方。其用二味者。細字注明之。

肘後方云。惡瘡三十年不愈者。大黃黃芩黃連各三兩。為散。洗瘡淨。粉之。日三。無不差。

千金方云。巴郡太守奏三黃圓。治男子五勞七傷。消渴不生肌肉。婦人帶下。手足

寒熱。有四時加減法從略淵雷案。今驗結核病。宜本方者頗多。

外臺祕要云。集驗。療黃疸身體面目皆黃。大黃散。三味各等分。搗篩爲散。先食服

方寸匕。日三服。亦可爲丸服。

千金同

聖惠方云。治熱蒸在內。不得宣散。先心腹脹滿。氣急。然後身面悉黃。名爲內黃。二

方之

和劑局方云。三黃圓。治丈夫婦人三焦積熱。上焦有熱。攻衝眼目赤腫。頭項腫痛。口舌生瘡。中焦有熱。心膈煩躁。不美飲食。下焦有熱。小便赤澀。大便秘結。五藏俱熱。卽生瘡癩瘡癩。及治五般痔疾。糞門腫痛。或下鮮血。三味各等分。爲細末。煉蜜爲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圓。熟水吞下。小兒積熱。亦宜服之。本出聖惠熱病門

活人書云。瀉心三黃湯。婦人傷寒六七日。胃中有燥屎。大便難。煩躁。讞語。目赤。毒氣閉塞不得通。淵雷案。胃中有燥屎。句誤。果爾。當按之不濡。當用承氣湯矣。聖濟總錄云。金花丸。治急勞煩躁羸瘦。面色痿黃。頭痛眼澀。困多力少者。三味等

分爲末。煉蜜丸服。

方極云。大黃黃連瀉心湯。

二味

治心煩。心下痞。按之濡者。瀉心湯。治心氣不定。心下

痞。按之濡者。方機云。心下痞。按之濡者。正證也。心氣不足。

按方極從千金作定

吐血衄血者。心

煩。心下痞者。

松原家藏方云。瀉心湯。治卒倒不知人事。心下痞堅。痰喘急迫者。

又云。瀉心湯。卒倒瘈瘲口噤。不知人事。手足逆冷。脈沈遲者。或狂癩癩癡癩。皆主之。

芳翁醫談云。凡癩家。雖有數百千證。治之莫如三黃瀉心湯。其眼胞情而數瞬。呼吸促迫如唏之類。用之。效最彰。如其欲令長服。宜作丸與之。然其效稍緩。

又云。癩家衝突甚。

卒然衝膈似衝心而非者

不見異證者。宜辰砂丸。

辰砂大黃觀粉療驚癩

其自汗甚者。亦因

衝突而然。宜三黃瀉心湯。甚者加牡蠣主之。

又云。發狂。無如三黃瀉心湯。兼用瀑布泉爲妙。



又云。小兒驚搐。多宜三黃瀉心湯。如有表證者。宜葛根湯。痘家宜甘連湯。大黃黃連甘草

方輿輓云。瀉心湯。治子痢。發則目弔口噤。痰涎壅盛。昏暈不省。時醒時作者。又云。子痢者。孕婦卒發痢也。治方宜瀉心湯。或參連與熊膽汁間服。大勢既折。然後視證轉方可也。此病往時世醫通用羚羊角散。不如瀉心湯之單捷矣。

又云。經血錯出於口鼻。稱爲逆經。又謂錯經。案中土醫工名倒經先哲說云。此火載血而上也。

然龔雲林有治驗。用四物湯。以大黃代生地黃。加童便。載萬病回春。甚有理。往年

新街酒家茨木屋某之下婢。女酒保也患此疾。初則吐衄。後眼耳十指頭皆出血。至於

形體麻木。手足強直。余投以瀉心湯。不出十日而血止。後與回生湯調理而復故。

此爲錯經中最劇之證。

又云。此方不但治吐血衄血而已。下血尿血齒衄舌衄耳衄等。一身九竅出血者。

無一而不治。眞治血之玉液金丹也。

又云。墜打損傷。昏眩不省人事。及血出不已者。大宜此湯。金瘡者。唯用此湯可也。

用方經權云。大黃黃連瀉心湯。之二方味氣火上逆。衝於心胸。嘔吐惡心。肩背疼痛。頭

旋目眩。舌焦口乾者。或諸氣憤厥。百思輻湊。胸滿氣塞。神情不安。通宵不寐。默默

面壁。獨語如見鬼。惴惴然羞明。鬱陶避人。潔癖氣疾。或狂傲妄言。自智自尊。無憂

悲之因。而如遇大故。發狂叫號。欲伏刃投井者。或鼻衄喀血。若下血。涉年不愈者。

或卒倒口噤。不省人事。湯水不下。半身不隨。手足拘攣。氣上衝胸。痰涎壅盛。眼戴

口喎。面如塗朱。脈弦而數。甚則直視不眴。針灸不覺者。東洋先生山脇東洋與東洞同時以此

方療上述諸證。不惑於他藥。如其氣疾狂癩偏枯。令服此方至一月二月。若二三

年。以持重為要。先生於此方。可謂應妙如神。

又云。瀉心湯。吐血衄血下血。及氣逆血暈。或發狂。或癩癖者。是為的治。能鎮心氣。

理血脈之劑也。故旁治心下鬱熱上衝至眼。血膜攀睛。或胃火上逆。口臭舌衄牙

疳齒痔者。加羌活石膏益妙。餘證與大黃黃連瀉心湯大同。可以互考。

治療雜話云。此方以心下痞大便祕上氣為目的。並治一切上焦蓄熱。或口舌生

瘡。或逆上。眼目赤者。皆以大便祕爲目的。亦治痔疾。肛門腫痛。下鮮血者。必效。見局方。鮮血之鮮字爲眼目。鮮血者。眞赤色之血也。大抵血證。色黯淡者爲寒。鮮者爲熱。世醫知用此方於吐血證。不知用此方於下血證。亦謙齊名人之訣云。過食辛熱厚味。足脛痛者。有效。不可不知。

類聚方廣義云。此方二味加甘草。名甘連大黃湯。小兒生下時與之。以吐下胸腹

之污穢。若血色黯濁者。更加紅花。酷毒壅閉。不得吐下者。與紫圓。驚風。直視上竄。口噤。搖擗。虛里跳動者。及疴疾。胸滿。心下痞。不食。或吐食。或好生米炭土等。痞癰作痛者。又治鵝口。白爛。重舌。木舌。弄舌。並加梔子。蘘皮。

又云。疴眼生雲翳。或赤脈縱橫。或白眼見青色。羞明怕日者。痢家鬱鬱多顧忌。每夜不睡。臚中跳動。心下痞。急迫者。皆宜甘連大黃湯。

又云。以下三味之方中風卒倒。不省人事。身熱。牙關緊急。脈洪大。或鼾睡大息。頻頻欠伸者。及省後偏枯。癱瘓不遂。緘默不語。或口眼喎斜。言語蹇澀。流涎泣笑。或神思恍

惚。機轉如木偶人者。宜此方。

又云。此方能解宿醒。甚妙。

又云。酒客鬱熱下血者。腸痔腫痛下血者。痘瘡熱氣熾盛。七孔出血者。產前後血。暈冒鬱。或如狂者。眼目焮痛。赤脈怒張。面熱如醉者。齟齬疼痛。齒縫出血。口舌糜爛。唇風走馬疳喉痺。焮熱腫痛。重舌痰胞。不能語言者。此二證。以鉞針橫割。去惡血。取瘀液。爲佳。癰疔內攻。胸膈冤熱。心氣恍惚者。發狂。眼光熒熒然。倨敖妄語。晝夜不就牀者。以上諸症。有心下痞。心中煩悸之證者。用瀉心湯。其效如響。

淵雷案。以上諸家用法。病證多端。雜亂難以記憶。其實皆身半以上充血之證也。芩連苦寒。專主上部充血。以心下痞心中煩悸爲候。大黃瀉下。乃所謂誘導法耳。調胃承氣亦治發狂面赤齟腫出血諸證。彼兼胃實。故用芒消。此則胃家不實。故單用大黃。不煑但湯漬者。以大黃之樹膠質護膜質。經高熱則分解。此質分解。則大黃之有效成分被胃吸收。腸粘膜之刺激因而減少。腸蠕動不能亢盛。卽不能

達誘導之目的故也。錢氏云。麻沸湯者。言湯沸時泛沫之多。其亂如麻也。全生集作麻黃沸湯。謬甚。

漫遊雜記云。有一婦人。每年一產。悉不育。或死母胎中。或產畢而死。乞治於余。余按其腹。有巨塊築築然在中脘。乃與瀉心湯方。味二並每月二次。灸七八膻及十八九膻五十壯。堅制房事。日佐薪炊。如此十日。臨產腹痛一日。無他故。唯新產兒面色青黃而不啼。於是急取大黃甘草黃連三味。下黑便。一日夜。面色變赤。啼聲徹四壁。遂爲佳兒。

又云。有一贅婿。新婚後數月。病眩暈。隔日而衄血。欬嗽潮熱。其脈弦數。家人悉以爲腎勞。余診其腹氣堅實。決非腎勞也。因審問其病因。平生嗜酒。過於衆人。比年來。爲舅姑所制。絕盃酒。故致氣火鬱蒸。乃與大黃黃連瀉心湯。味二三十日而全愈。又云。一男子。病下疳瘡。服水銀而愈。後三年。骨節無故疼痛。肢體有時腫滿。喜怒無常。百事悉廢。請余診之。心下鞭塞。脈弦而澀。蓋驅毒太急。餘毒不盡所致也。乃

作再造散

治大風微毒不拘新久鬱金皂角刺大黃牽牛子反鼻

數十劑兼服大黃黃連瀉心湯味二徐徐得瘳

麻疹一哈云大久保要人年可二十疹收後衄血不已四五日心下痞悶身熱不

退因與大黃黃連瀉心湯味二瀉下數行衄止後兩目微疼黃昏不能見物如雀目

持前劑十四五日所諸證全復舊

建殊錄云京師烏街賈人泉屋伊兵衛年二十有餘積年患吐血大抵每旬必一

動丙午秋大吐吐已則氣息頓絕迎衆醫救之皆以為不可為也於是家人環泣

謀葬事先生適至亦使視之則似未定死者因著纊鼻間猶蠕蠕動乃按其腹有

微動蓋氣未盡也急作三黃瀉心湯飲之每貼重十五錢須臾腹中雷鳴下利數十行即

寤出入二十日所全復故爾後十餘歲不復發

芳翁醫談云江州多羅尾先侯患失精數歲與人並坐不自知其漏泄諸醫盡其

技而不治因遠道延師師至將診之侯因問曰寡人之病可治乎曰可治侯乃屈

一指尋又問如初師曰可治侯又屈一指如斯不已遂盡十指抱劍逕去師云是

癩也。與三黃瀉心湯。乃全治。侯大悅。服之三歲。且學醫事於師云。

又云。侯夫人嘗患哮喘。平居喜忘。而嫌忌診治。亦知其爲癩也。與同方。至五歲而全已。今侯亦有疾屬癩。近頃吐血久不止。自作三黃加地黃湯。服之而不愈。終乃招予。予至。曰。此方實適。病豈有他哉。但去地黃加芒消。乃益佳。雖然。請言方略。作劑法。以芩連各六分。大黃一錢二分。芒消一錢。爲一劑。以水一合半。小便半合。合煮一沸。日服二三劑。三日而全止。

又云。一男子患齒齦出血。每旦起則出。頃刻而止。雖午睡。寤後亦必出血。無他證。可以檢校者。但舌上少有褐色。每勞思則更甚。治方百計。不見寸效。一歲餘。來請治。曰。此癩也。不畏下則可治。乃與三黃加芒消湯。三十日許而全治。

漫游雜記云。長門府一男子患下疳。修治不順。如愈如不愈。荏苒經數月。秋間。浴於溫泉。二十日。毒氣大發。骨節如刺。遍身腫脹。不能起作。遑遽還家。過十餘旬。經三醫師之手而不治。其兄移居在赤關。就余謀之。於是買舟往訪其居。其人不出。

一室百餘日。脈數氣促。夜夜不睡。目光瑩然。常懷悲愁。髮亂面腫。潰爛如桃花之新發。診其腹。則膿汁塗手。迺作再造散六十錢。三黃湯二十貼。與之曰。此後十日。間須服盡。十日後。一价來乞藥。且曰。曾下穢物六七行。又經十日。往再診之。病形半退。寤寐徐靜矣。謂余曰。今茲七月十六日。爲亡父大祥忌。相距不遠。苟得躬辦供養之事。實非分之幸。豈有速治之術歟。余曰。有。迺作五寶丹。飛白霜真珠滴乳粉琥珀朱砂如法服之。二劑而得愈。既至祭期。拜僧禮賓。陳佛餉。供香花。一一無缺。事竣延余。喜甚。余曰。吾子勿太喜。五寶丹能散毒而不能盡毒。今之得愈。非全愈也。乍散而已。偏身猶有多毒。不日必再發。弗信。居三十日。果再發。於是遽服前方。自秋至冬。連延越春夏。漸得剋平。而瘡根堅凝者未散。余曰。是餘毒未盡也。宜益服前方。服之又一年以上。三十餘月而全愈。噫。濕毒之浸潤。難以急除如此。

又云。有一歌姬。患腫毒。左肘腫起。如傅饅頭。徧身無肉。脈數氣急。欬嗽潮熱。一如傳屍。審問其病狀。比年骨節疼痛。腰背冷。月事不下。蓋得之濕毒壅於經脈。乾血



攻中也。迺與濕漆丸生漆大黃一錢。十餘日。大便下臭穢物。徧身發赤疹。陰門突出。痒痛不堪。而脈數氣急半減。於是作瀉心湯。與濕漆丸併進。三十日。覺膚革生肉。欬嗽潮熱徐徐而退。約二月許而全愈。

古方便覽云。一男子。年三十餘。患熱病三十日許不愈。背惡寒殊甚。皮膚燥熱。不欲飲食。腹內濡。唯心下滿。按之不鞭。與瀉心湯。汗大出。諸證頓退。十五六日而全愈。

### 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

尤氏云。此卽上條而引其說。謂心下痞。按之濡。關脈浮者。當與大黃黃連瀉心湯。治心下之虛熱。若其人復惡寒而汗出。證兼陽虛不足者。又須加附子。以復表陽之氣。乃寒熱並用。邪正兼治之法也。

淵雷案。心胸部充血而心下痞。故用瀉心之苦寒。體溫低落而惡寒。機能衰減。不能收攝汗腺而汗出。故用附子之辛熱。然體溫低落。機能衰減之病。何得同時充

血。蓋充血必是局部之病。體溫低落與機能衰減。多是全身之病。病未至於死。固無全身絕對虛寒者。此證充血在裏。而虛寒在表。故用藥亦寒溫並進而不相悖也。

程氏云。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百七十條與此條宜參看。彼條何以主桂枝解表。此條何以主附子回陽。緣彼條發汗汗未出。而原來之惡寒不罷。故屬之表。此條汗已出。惡寒已罷。而復惡寒汗出。故屬之虛。凡看論中文字。須於異同處細細參攷互勘。方得立法處方之意耳。程說有似是而非者。學者當自得之。

### 附子瀉心湯方

大黃 二兩

黃連 二兩

黃芩 一兩

附子

一枚炮去皮  
破別煮取汁

右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內附子汁。分溫再服。附子一枚。成本玉函全書千金翼並同。宋本作二枚。切。玉函作咬咀。

方極云。附子瀉心湯。治瀉心湯證而惡寒者。

芳翁醫談云。中風卒倒者。最難治。與附子瀉心湯。間得效。然亦多死。

方輿輓云。附子瀉心湯。治瀉心湯證。而但欲寐甚者。可以飲食與藥同進。而睡。又手足微冷等證。亦宜此方。

類聚方廣義云。老人停食。昏悶暈倒。不省人事。心下滿。四肢厥冷。面無血色。額上冷汗。脈伏如絕。其狀髣髴中風者。謂之食鬱食厥。宜附子瀉心湯。淵雷案。急性胃炎。中土名曰傷食。時醫例用山查雞內金神麴麥芽等藥。古方則以芩連爲主。諸瀉心湯之證是也。用山查等藥。不過防止胃內容物之醱酵腐敗。必須芩連。方能消除炎症。因發炎部必充血故也。古方時方之優劣。於此可見一斑。

尤氏云。此證邪熱有餘。局部充血是病理機轉故稱邪熱而正陽不足。設治邪而遺正。則惡寒益甚。

或補陽而遺熱。則痞滿愈增。此方寒熱補瀉。並投互治。誠不得已之苦心。然使無法以制之。鮮不混而無功矣。方以麻沸湯漬寒藥。別煮附子取汁。合和與服。則寒

熱異其氣。生熟異其性。藥雖同行。而功則各奏。乃先聖之妙用也。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一方云。忍之一日乃愈。

丹波氏云。脈經無煩字。成本無一方以下九字。而注中釋其義。則係于遺脫。煩字諸家不解。特魏氏及金鑑云。渴而口燥心煩。然則煩字當是一字句。

山田氏云。煩字當在渴字上。否則文不成語。前第七十四條云。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是也。煩渴謂渴之甚。非謂且煩且渴也。瀉心湯。蓋指大黃黃連瀉心湯言之矣。

淵雷案。誤下太陽。熱陷而成痞。則大黃黃連瀉心湯爲對證之藥。服湯痞不解。且其人渴而小便不利。則是因泌尿障礙而胃中停水。非氣痞矣。故主五苓。此條語氣似記臨床事實。夫以仲景之聖。猶有投藥不中病而易方者。醫事之難如此。一方以下九字。係後人校勘之語。小便不利者。不服五苓。殆難自愈。

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鞭。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胃中不和。非起於汗出解之後。當其未解時。胃中固已不和。但爲傷寒證候所掩。病者醫者皆不措意耳。乾。空也。噫。飽息也。俗作噯。噯有吐出酸苦水者。今無之。但噯出食臭之氣。故曰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者。胃中停水也。何以知其水在胃中。本條之證候。皆是消化器病。消化器病之停水。必在胃。以腸無停水之理。故也。雷鳴者。鳴且走。有若雷也。此條所論。乃胃擴張兼胃腸之卡他性炎症。何以言之。患急性熱病者。以氣血集中於肌表之故。胃機能常比較的衰弱。於是食物停滯。醱酵分解而成種種瓦斯。凡固體液體變爲氣體。必增大其容積。則令胃腔擴張。而爲心下痞鞭。瓦斯上出於食管。則爲乾噫食臭。患胃擴張者。常因化學的物理的刺激。引起幽門梗阻。於是胃中水分不得下輸於腸。胃又無吸收水分之機能。水遂停而不去。是爲脇下有水氣。停滯之食物腐敗醱酵。產生種種有機物。刺激

胃壁引起胃炎。結果益足減退其運動消化機能。而擴張愈益增大。炎竈蔓延。至於十二指腸小腸。遂爲雷鳴下利。由是言之。生薑瀉心湯者。治胃擴張及胃腸炎之劑也。惟用法標準。仍當據此條之證候。非可用以治一切胃擴張及胃腸炎耳。又百五十七條之半夏瀉心湯。證候甚略。學者但記取半夏瀉心方中。減乾薑二兩。加生薑四兩。卽爲生薑瀉心湯。方既略同。則半夏瀉心之證候。從可知已。

### 生薑瀉心湯方

生薑四兩切

甘草三兩炙

人參三兩

乾薑一兩

黃芩三兩

半夏半升洗

黃連一兩

大棗十二枚擘

右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附子瀉心湯。本云加附子。半夏瀉心湯。甘草瀉心湯。同體別名耳。生薑瀉心湯。本云理中人參黃芩湯。去桂枝朮。加黃連。并瀉肝法。

附子瀉心以下五十字。玉函成本並無之。蓋妄人沾注之語。

施氏續易簡方云。生薑瀉心湯。治大病新差。脾胃尙弱。穀氣未復。強食過多。停積不化。心下痞鞭。乾噫食臭。脇下有水。腹中雷鳴。下利發熱。名曰食復。最宜服之。方極云。生薑瀉心湯。治半夏瀉心湯證而嘔者。方機云。若承半夏瀉心湯而言乾噫食臭。腹中雷鳴。下利或嘔吐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二神傳云。生薑瀉心湯。治卒癩乾嘔。

類聚方廣義云。凡患噫氣乾嘔。或嘈雜吞酸。或平日飲食每覺惡心妨悶。水飲升降於脇下者。其人多心下痞鞭。或臍上有塊。長服此方。灸五椎至十一椎及章門。穴名在第十二肋日數百壯。兼用消塊丸消石大圓等。自然有效。

醫事或問云。余前治京師祗園町伊勢屋長兵衛者。病泄瀉。心下痞鞭。水瀉嘔逆。頻死矣。余知其病非大暝眩不治。乃作生薑瀉心湯三劑與之。是日七時。大吐瀉。病人氣絕。於是家內騷動。集諸醫診之。皆曰已死。因急招余。余又往診之。則色脈呼吸皆絕。然去死後不足二時。以藥灌其口中。仍能通下。其夜九時。病人如夢初

醒。開目見族人相集。驚疑莫定。乃言晝間因大吐瀉。乏氣力。自覺神倦入睡。固不知其他也。既而呼飢。食飯三小碗。脈息如常。病已霍然。翌朝更強健。此人幼年有嘔吐癖。常食粥爲生。雖至四十餘歲。偶食未曾經食之物。必嘔吐。自此病愈後。任食何物不吐。享年七十歲。可知病固有置之死地而後生者。

成蹟錄云。一男子。年三十餘歲。心下痞塞。左脇下凝結。腹中雷鳴。過食則必下利。如此者六年。先生用生薑瀉心湯而愈。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鞭也。甘草瀉心湯主之。

素患胃擴張或慢性胃腸炎之人。往往舌上胎厚而大便難。值其人新感傷寒中風。醫惑於厚胎便難而誤下之。則胃機能愈傷。擴張愈甚。內陷之邪熱乘之。而下利無度矣。穀不化。外臺作水穀不化非謂下利清穀。謂消化力衰弱之甚耳。若下利清穀。卽



宜四逆湯。非瀉心所主矣。誤下後。胃腸之炎症愈劇。故下利日數十行。水氣流走。故腹中雷鳴。時或上逆。故乾嘔。表熱內陷。故心煩不得安。醫以爲病不盡而復下之。痞則益甚。此非熱結糟粕之鞭滿。但以胃機能衰弱。邪熱挾水飲而上逆。故使痞鞭也。治胃擴張胃腸炎之痞鞭。宜瀉心湯。今下利無度。乾嘔心煩。則證頗急迫。故於半夏瀉心方中增甘草之量。作甘草瀉心湯主之。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 四兩 炙

黃芩 三兩

乾薑 三兩

半夏 半升 洗

大棗 十二枚 擘

黃連 一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臣億等謹按上

生薑瀉心湯法本云理中人參黃芩湯今詳瀉心以療痞痞氣因發陰而生是半夏生薑甘草瀉心三方皆本於理中也其方必各有人參今甘草瀉心中無者脫落之也又按千金并外臺祕要治傷寒蠱食用此方皆有人參知脫落無疑

林億謂本方當有人參。是也。金匱狐惑篇有人參三兩。千金第十卷狐惑門瀉心

湯兼治下痢不止。腹中愠堅而嘔吐腸鳴者。其方卽半夏瀉心湯。注云。仲景名半夏瀉心。要略用甘草瀉心。千金翼第九卷太陽用陷胸門引此條。方中云。一方有人參三兩。外臺第二卷傷寒狐惑門瀉心湯兼療下利不止。心中愠愠堅而嘔。腸中鳴者。卽本方。而有人參三兩。此皆本方有人參之明證。若無人參。無以振起胃機能之衰弱。卽無以止心下之痞鞭也。

傷寒六書云。動氣在上。下之則腹滿心痞頭眩。宜甘草瀉心湯。

張氏醫通云。痢不納食。俗名噤口。如因邪留胃中。胃氣伏而不宣。脾氣因而滯滯者。香連枳朴橘紅茯苓之屬。熱毒衝心。頭疼心煩。嘔而不食。手足溫暖者。甘草瀉心湯去大棗易生薑。此證胃口有熱。不可用溫藥。

方極云。甘草瀉心湯。治半夏瀉心湯證。而心煩不得安者。方機云。下利不止。乾嘔心煩者。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起臥不安。不欲飲食。惡聞食臭者。

類聚方廣義云。此方不過於半夏瀉心湯方內更加甘草一兩。而其所主治大不

同。曰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曰乾嘔心煩不得安。曰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金匱狐惑篇之文此皆急迫所使然。故以甘草爲君藥。

又云。慢驚風有宜此方者。

方函口訣云。此方主胃中不和之下利。故以穀不化。雷鳴下利爲目的。若非穀不化而雷鳴下利者。理中四逆所主也。外臺作水穀不化。與清穀異文。可從。又用於產後之口糜瀉。有奇效。此等處。芩連反有健胃之效。

溫知醫談云。甘草瀉心湯。治走馬牙疳。特有奇驗。

元堅云。飲邪併結。有結在心下而冷熱不調者。此其人胃氣素弱。水液不行。而誤治更虛。胃冷。謂胃機能衰減也熱搏。謂表熱內陷也以爲痞鞭者。是也。蓋虛實相半。虛謂胃實謂水與熱故病勢

頗緩。實係少陽之類變。如其治法。溫涼並行以調停之。但其證有別。如半夏瀉心湯證。是飲盛者也。如生薑瀉心湯證。是寒勝者也。如甘草瀉心湯證。是虛勝者也。山田氏云。大黃瀉心。治心氣痞結而不鞭者。附子瀉心。治大黃瀉心證而挾陽虛。

者。半夏瀉心。治大黃瀉心證而一等重。按之鞭滿者。生薑瀉心。治半夏瀉心證而挾飲食者。甘草瀉心。治生薑瀉心證而挾胃虛者。證方雖各有異。至其外邪已解。而中氣自結者。則一也。

麻疹一哈云。青山次郎太夫之妻。年可二十。傷寒愈後十四五日。又發熱三四日。疹子欲出不出。心下痞鞭。煩躁不得眠。下利日二三行。因作甘草瀉心湯服之。明日大發汗。疹子皆出。諸證自安。疹收後。健食如舊。

橘窗書影云。福地佐兵衛妻。年二十五六。產後數月。下利不止。心下痞鞭。飲食不進。口糜爛。兩眼赤腫。脈虛數。羸瘦甚。乃與甘草瀉心湯。服之數十日。下利止。諸證全愈。

又云。松平鐵之亟室。年二十五六。妊娠有水氣。至產後不去。心下痞鞭。雷鳴下利。口中糜爛。不能食鹽味。僅啜餛飩粥。噫氣吐酸水。醫多以為不治。余以口糜爛為胃中不和之證。與甘草瀉心湯。數日而痞鞭去。食少進。益連服之。口中和。酸水止。而

水氣下利。依然而存。乃與四苓湯。  
五苓散  
去桂枝加車前子。旬餘。兩證全愈。

傷寒論今釋卷四